

中国书法系列丛书

郭恒 编著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篆书的辨识与写法

323
GH



ISBN 7-81003-203-8/J·71

定价：2.10元 (压膜装)

中国书法系列丛书

篆书的辨识与写法

郭 恒 编著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篆书的辨识与写法

郭 恒 编著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圆明园东路)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建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1/32 印张: 4

定价: 2.10元(压膜装)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

ISBN 7—81003—203—8/J·71

(凡购买本版图书因装订质量不合格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写在前面

这本书的作者郭恒先生，是《青少年书法报》的老编辑，年过半百。我们通了多次书信之后，在北京才见了面。先生的学识和谈吐令我肃然而敬。先生为了向全国青少年普及书法知识，提高青少年的书写水平，默默地工作着。他的心是和广大青少年沟通的。那次见面我们谈了很久，对当前书法界的文风；书法创作的趋势；普及书法教育；书法字帖、专著的出版……都涉猎到了。我接过先生的手稿，沉甸甸的，这里凝聚着先生的心血呵！

谈到篆书的辨识和书写，应取法乎上，而《石鼓文》则是篆书的鼻祖了。郭先生正是抓住了这个关键，以简练的笔墨，通俗的语言介绍了《石鼓文》。当前青少年书法爱好者，在临帖时只注重了字型与笔法，这只是知其一，而对这本帖（或碑）的历史、内容、拓本等内容很少问津。就字论字的临习方法，进步慢而不知其二。郭先生也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用了相当多的篇幅阐述和介绍了《石鼓文》的凿刻年代、内容、拓本以及派生出来的其它学识。其一、其二的结合才是真正的书学与书艺。

案边资料甚少，编辑过程中错误难免，另外印刷厂没有这么多的古体字繁体字，只好找人抄书，笔误更是较多。恳请专家学者和朋友们指正。

编者于北京

1989.10

目 录

石鼓与石鼓文·····	(1)
石鼓文凿刻年代·····	(3)
石鼓文内容浅释·····	(5)
石鼓文拓本·····	(21)
石鼓文的辨识与书写·····	(24)
石鼓文的章法与风格·····	(44)
石鼓文哺育的子孙·····	(53)
石鼓歌——石鼓书学之奇葩·····	(57)

石鼓与石鼓文

· 1 ·

“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

—— 康有为

石鼓，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刻石。用十块石质坚硬的青黑色花岗岩雕凿成上狭下大、顶圆底平，直径约一尺余，高约二尺多，型似鼓的雕刻物，所以后人起名为石鼓。石鼓又有许多别名，如“猎碣”。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云：“碣，特立之石。”石鼓发现于岐阳，又称“汧阳刻石”。石鼓文辞中有“汧”字（音牵），（汧）汧，既汧源，地名，秦襄公都府，在秦雍地，所以又称为“秦雍邑刻石”。石鼓是唐代在陈仓县发现的，也称“陈仓刻石”。值得注意的是，“石鼓文”、“籀文”的命名，大概自唐代张怀瓘开始。

石鼓，又有新旧之分，清代乾隆十五年，高宗令其部下将原石鼓设立重栏加以保护，以示珍重。并选十石雕作鼓状，上面摹刻原石鼓诗文，允人随意椎拓。从此，石鼓文就有了新旧两种，将新石鼓放置于北京国子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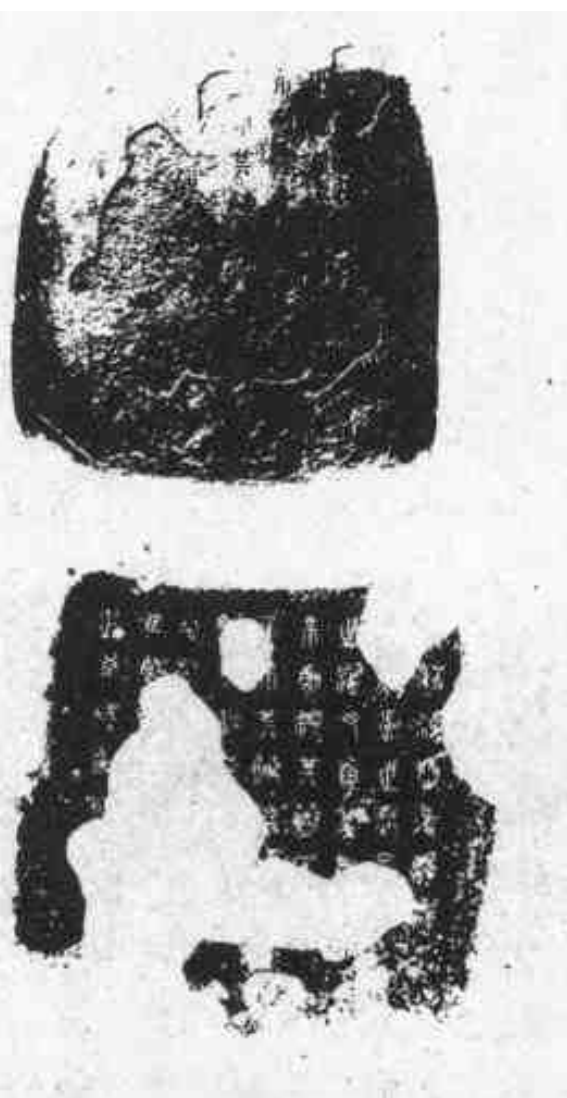
此外，石鼓文还有缩刻、木刻等多种，仅阮元就摹刻了十次之多。虽然石鼓文得以广泛流传，但精神气质，神彩，意韵却比旧石鼓文相去远矣。（附图一：石鼓）

石鼓文，指十个石鼓上所刻的诗辞文句，大篆的形制与音训，其诗辞的体裁，是先秦时流传的一种习惯文体，仿效《诗》的体裁，而不同于《诗》；近似《周颂》，而又不见明显的祈福之辞。概括这十篇诗辞的内容，既整治道途，游玩渔猎。

石鼓文，文字的形制，既不同商周时代青铜铭文，也不同于《泰山刻石》，而是界于二者之间，中国汉字演进过程中的阶段性形制。

石鼓文，其书法，无疑属于中国汉字书法中古文文字书法系列中的一种，是篆书体系中大篆的一种，《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等为其母体，又产生了秦篆、汉篆的子孙。（见附图）

附图一
沂陂鼓形与铭文



观此十篇，皆是秦篆。石鼓固秦文也。

——宋·郑樵

石鼓文的凿刻年代历来众说纷云。唐代张怀瓘、韩愈认为是周宣王时物；韦应物认为是周文王时凿石，周宣王时刻字；宋代董道、程大昌以为是周成王时物；郑樵则认为是秦时之物；金人马定国以为字文周时；清代武亿定为汉人所制；俞正燮以为是北魏太平真君时……。近代自王国维始，考古家、文字学家郭沫若、马衡、唐兰等，一致认为石鼓先秦时所刻，尤其是唐兰先生的考证，进一步判定为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确切年代，尚难定论，只有反复研究才能得出较接近的答案。可以这样分析如次：

其一，从内容看，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云，《而师》篇是叙颂秦惠王三年（公元335年）王冠天事致文武胙肉事，因此，石鼓文最早刻成年代应为秦惠王三至十三年，即公元前335年至公元前325年。

其二，从石鼓文诗辞的体裁看，属于叙事诗，关于游猎、业绩的颂辞。这种形式，没有客观的现实生活素材，是写不成的。秦惠文王三年，正是第一个膺嗣王位之年。另外，石鼓文诗辞十篇中，竟没有一个叠句，当然不属于《诗》的时代，因为《诗》的叠和叠句约占百之七十；似乎近于《周颂》，但又不见《周颂》那种明显的祈福之辞，正于先秦时流行的习惯文体——《诗》的语言风格。

其三，马衡《石鼓文为秦刻石考》，郭沫若《石鼓文研究》马衡先生定为秦穆公始霸西戎，天子致贺时所作（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21年）；震钧《石鼓文集注》定为秦文公东猎时作（公元前736年），郭沫若认为秦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至西时所作；唐兰认为秦灵公三年（公元前422年），后来又改为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郑质清在《石鼓文试读》中又认为秦惠文王三年以后；……以上诸说，各执其据，各论其理。

其四，从文字的形制来看，石鼓文介于金文与小篆之间。近年来《秦公簋》、《秦公钟》几件文物的出土，进一步从书体上证明了石鼓文为先秦时物。因此，视为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的刻石当为合理。

总之，石鼓文的凿刻年代，自唐代迄今，凡数十种专著及诸多散论，都有独到的论证，大致有五说：周、秦、汉、后魏、北周五个时代。古人以周说占优势，现代人则盛行于秦说。论争了一千多年，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定为东周初年（公元前770年）至战国初年（公元前四世纪）间的先秦刻石，特别是公元前四世纪的可能性最大。

石鼓文内容浅释

· 5 ·

辞严义密读难晓，如此至宝存岂多。
孔子西行不到秦，倚墟屋宿遭叢娥。

——唐·韩愈

在这十枚石鼓的表面，都环刻着文字，每鼓为一首诗，形成了石鼓文组诗。每首诗十八、九句，句数不等，每句一般四字。其内容系征、旅、渔、猎的咏歌，颂扬先秦王君臣公们整治道途，渔猎游玩的美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如果以每首诗（即每鼓现存之字）首二字作为篇名或鼓名，则为：作原、霏雨、而师、马荐、吾水、吾人、吾车、沂殿、田车、臺车。近代诸家对十篇诗作的先后顺序的排列多有争议。因为我们是以其学习研究书法为主导，故尔从略。以原文的可识性出发分原文、释文、注释、译文、概意几方面。

吾车篇：

原文：见附图二

释文：吾车既工^① 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② 吾马既骏^③ 𨔵^④
君子云猎^⑤ 云猎云游^⑥
麇鹿速速，君子之求。
特特角弓^⑦ 弓之以持^⑧
吾驱其特^⑨ 其来邈邈^⑩
趯趯^⑪ 𨔵^⑫ 即吾即时^⑬
麇鹿速速^⑭ 其来趯趯^⑮
吾驱其朴^⑯ 其来速速^⑰ 射其鹄^⑱

注释：

- ① 𨔵：即吾字。工：即攻，坚也。同：齐也。
 ② 好：善也。③ 骖：(音鼻)马肥貌。
 ④ 员邐：员假作云，邐(音拉)猎字，旌旗摇动貌。
 ⑤ 旌：即游，邐字。“云猎云游”形容狩猎队伍之盛。
 ⑥ 犝：赤牛也。《诗·小雅》云：“骝犝角弓。以角饰弓。”
 ⑦ 犝：假作犝字，甲骨文、石鼓文中犝字均无牛旁。
 ⑧ 驱：即驱字。特：牡牛也。
 ⑨ 趯：《说文》：“丑亦切，读若敕，行声也。”
 ⑩ 趯：《说文》：“许建切，走意。”𨔵：籀文负字，灰煤也。
 ⑪ 微：吾之异写。⑫ 趯：读若敕，侧行也。
 ⑬ 亦次：诸家又作“大有”，“大既”。“次且”今作趯趯，欲行不行之貌。由此看来，次既趯之原字。
 ⑭ 朴：《说文》：“朴犝”，牛父也。“即牝牛。除马车外，亦有牛或牛车以装运物资等随车。”
 ⑮ 逌：(音读)逌逌：走路的声音。
 ⑯ 麋：《说文》作麋为𧢲，读如肩，三岁豕，即大豕也。蜀：兽名。《山海经》云：“其状如马，其文如虎，名曰鹿蜀。”

译文：

我们的坚实车乘，能战能攻；我们驾御的骏马，毛膘相同，我们的车乘多么美好，我们的马群健壮肥美。公卿大夫狩猎遨游。驾轻车，御骏马，边游边猎。惊得麋鹿东窜西奔，公卿们贪婪地迅猛追逐。角饰的美丽良弓，挟持在手，驱赶着牝牛，踟蹰而走。走呵！走呵！踩着灰炭，走过火播的原野。一瞬间，忽见那受惊的麋鹿，侧身轻蹊，悄悄溜出丛林，畏

怯不前，徘徊趑趄。我驱赶着牡牛，蹒跚而走，满弓射向秋鹿糜鹿，取其皮毛，以制珍裘。

概意：

吾车诗篇，共计五段。首言车马坚固美好，次言公卿狩猎之乐，三叙弓箭精良饰角，四叙狩猎所见景物，五述狩猎所获丰盛。是一篇记叙狩猎的诗篇。

銮车篇：

原文：见附图三

释文：

○○銮车 ^①	銮鞅真○○ ^②
○弓孔硕 ^③	彤矢○○ ^④
四马其写 ^⑤	六轡○骖 ^⑥
徒骖孔庶 ^⑦	廊○宣搏 ^⑧
省车载行 ^⑨	○徒如章 ^⑩
原湿阴阳 ^⑪	趋趋○马 ^⑫
射之予予 ^⑬	○予如虎 ^⑭
兽鹿如○	○○多贤 ^⑮
连禽○○ ^⑯	吾只允异 ^⑰

注释：

① 銮：通銮。銮车：君王所乘之车。

② 銮鞅：《说文》“鞅：(音忽)疾也。”“鞅：(音提)击马也。”即奏鞅或拜鞅。真：真或填。《说文》“真：盛貌也。”这句是说君主的銮车停下来，侍臣纷纷进见，呈现一派喧闹的景象。

③ 硕：大也。④ 彤矢：涂着红色的箭。

⑤ 写：即卸，除也。四马：两服两骖，名两轡。

① 驍：即騂：(音傲)骏马，强悍而不驯服。六轡：骏马内两轡纳之于轡，故惟六轡也。

② 驍：当为驍之异体字。徒驍，即选徒也。庶：(音折)多也。

③ 麋：与《田车篇》的“其麋又旃”皆叙高原之事。应为麋时之麋字。搏：此字在石鼓文中皆从牛，或从走，不从手。《说文》从手，搏捕执也。趨，搏，皆尚未定型的过渡字体。

④ 省：古字有省无省，此处当为省，视也。省车，巡视之车。载行：《说文》载：设旌也。(音：载)古通作载。行：即行字，道也。

⑤ 章：马衡云：“章为障，如章犹言如堵也。”徒如章：指徒众勇武，护卫安如屏障。

⑥ 原：高原。湿：卑湿之地。山北为阴，山南为阳。

⑦ 趨：即趨字。⑧ 矢予：《说文》族，矢锋也。

⑨ 逌：唐兰《石鼓年代考》：“甲骨金文上没有用逌字，逌，予也。”

⑩ 逌：陈的异体字。⑪ 獲：从佳(音锥)短尾鳥的总称。

译文：

君主的銮车里，在奏对吉事，在奉敕受职，喧震拥塞，卫士们背悬的弓硕大无比，腰挂的箭鲜艳朱红。四只心骠倚卸，六轡轻拽，强悍的骏马迎风振鬣，随从的人马且憩。麋时，待命开始围猎。环视的轻车，载着公卿而行，选徒护卫，防卫得如屏如障。跨迹那高原沃野，翻越那山北南坡，展开了一场围捕，骏马驰骋于麋时之原，抽弓搭箭，射之簇簇。我们战士勇猛如虎，捕猎善鹿，如鹰抓兔。卿士将佐多贤，勇武善搏，珍禽异兽，陈列满座，君主臣公，徒众车马，庆贺猎获的硕果。

概意：

銮车诗篇，叙述又一次大规模狩猎场面。首叙君主出猎，卫士强弓，护卫如屏；次叙銮车人马豪华威武之势；三叙

轻车驰骋于高原沃野，跨过山山水水，四叙狩猎的生动场景，五记将士贤才之多，所以获得出乎意外的成果。

田車篇：

原文：見附圖四

释文：田车孔安^① 鑿勒马马^②
 四众既简^③ 左騞騞^④
 右騞騞^⑤ 吾以跻于原^⑥
 吾戎世陝^⑦ 宫车其写^⑧
 秀弓寺射^⑨ 麋豕孔庶^⑩
 麋鹿雉兔^⑪ 其麋又旃^⑫
 其○奔奔^⑬ 大○出名^⑭
 亚○大昊^⑮ 执而勿射^⑯
 多庶跃跃^⑰ 君子乃乐。

注释：

① 田车：轻车也。② 鑿：(音由)铁也。马：郭沫若《研究》释为焉。此字右边残。③ 四众：有作“四介”，应为四众。简：区别，选也。此句说，所有的近臣侍卫，均经过审核选拔出来的。

④ 騞：《说文》言为“胡也，旗幡之下垂者。”(音省)

⑤ 騞：同騞。⑥ 跻：《说文》“登也，升也。”

⑦ 世陝：世非止，陝非陆。⑧ 宫车：宫室，车马，写：(音驱)选取转运之舍头。⑨ 秀：即描字异文。《说文》“描，引也。”寺：侍也。⑩ 孔庶：(音驱)甚多。⑪ 旃：陈字。此句指居住吴阳麋的野人，列阵冲入晋军救穆公事。⑫ 越：奔意。⑬ 大：似为方字，可能是子字的下半部分；名：假作陶。⑭ 昊：大台津也。⑮ 射：米也。此句说坐俘晋君夷吾而不杀。⑯ 越：跃字也。从走从乐，动也。

译文：

田车列阵，轻便甚安，缰绳上套着铁环铜响如马一般。精选的卫士，勇武桓桓，左跨车辕旗帜幡幡。右跨马蹄声震云天，我们登上那雄伟的英原。我们本是周原的世胄，宫室马车世代在陟地安居，（为保卫宗族疆土）时刻袖弓搭箭，瞄准敌人来处。（若敢侮予）如搏麋鹿豕兔悉数执捕。战阵的队伍互相围困，如逐麋鹿难免竹任套索。廊畴的野人奋勇冒陈，未得敌人溃散抛弃。（盖以利我家邦，释仍伏获，舍之华屋相与盟誓。）太子出宫为质，（细君暗祷苍昊）。褫执而自来，（献地媾和），两国臣民欣忭雀跃，也是人君的最大欢乐。

概意：

田车篇凡四章，首章叙车乘严飭，整装出发之盛，以及奔赴目的地——韩原。次章叙述秦嬴先世，远溯到周平王东迁，秦襄公将兵救周，平王将岐、丰之地赐之。三章叙秦穆公与晋君夷吾鏖战，吴阳廊畴野人三百，为报秦君之恩参加战斗，望见穆公旗帜，冒陈解围，生俘晋君。四章叙秦穆公生俘晋夷吾后，本想希戒一宿杀夷吾祀上帝以泄愤，旋周天子的说情，与夫人襄经跪请，乃释晋惠王与盟。晋献河西八城之地，並以太子圉为质于秦。这一处理，既扩领地，又得人心，于秦有利。故四：“○执而勿射，多庶跃跃，君子乃乐。”乃纪实纪功之辞也。

汧毆篇：

原文：见附图五

释文：

汧毆洒洒 ^①	丞丞皮淖淖。 ^②
鯀鯀处之 ^③	君子渔之。
汧又小鱼 ^④	其游跚跚。 ^⑤
帛鱼𩚑𩚑 ^⑥	其𩚑𩚑𩚑。 ^⑦
黄帛其𩚑	又𩚑又𩚑。 ^⑧
其胡孔庶 ^⑨	𩚑之𩚑𩚑。 ^⑩
𩚑𩚑𩚑𩚑 ^⑪	其鱼雅何？
佳𩚑佳𩚑 ^⑫	可以素之。 ^⑬
佳杨及柳。	

注释：

① 汧：(音干)，水名。《说文》“水出扶风汧县西北入渭。”毆：与也，所同为助语词。洒：(音细)水流满也。

② 丞：读如蒸，其下山，非山字，而是火之象形字。

皮：训作彼。淖：(音南)，泥淖也。③ 鯀：(音偃)，鱼名。

④ 汧：《说文》曰汧字，履石渡水也。⑤ 𩚑：假借为跚字。

⑥ 帛：假借为白字。𩚑：同𩚑，明也。⑦ 𩚑：《研究》训为𩚑。张政烺谓与𩚑同，又云与𩚑同。似乎是一瓶𩚑菜形器。𩚑：即底字，甚也。

⑧ 𩚑：赤尾鱼，即作𩚑。𩚑：即𩚑，白鱼也。⑨ 胡：(音胡)，(又音拉)，肉

类也。孔：甚也。庶：(音路)多也。① 鱮：《礼·少仪》云：“祭肺。注：肺，大臂，谓刺鱼腹也。” 𩚑：(音铎)通猪。𩚑𩚑：刺鱼声。《集韵》音驶。② 𩚑：(音汗) 𩚑：搏也，当训为搏。《说文》“搏，索搏也。” 佳：假作唯。可：假作何。𩚑：(音叙)，鱼名也。《诗·齐风·敝笱》注云：大鱼也。𩚑似𩚑，厚而头大，或谓之𩚑。③ 𩚑：(音苞)《说文》云：“囊张大貌。”此处似指以杨柳枝条编成籬筐，用作包装的鱼篓。

译文：

汧河啊！源远流长，注满了凹陷之地，沼泽满目，深清决决，是鲤鱼居住的安乐乡，是公卿们理想的打渔场。回旋的浅滩中，小鱼穿梭般在翻腾。那白鱼的鳞光闪烁，清心明目，最使人喜欢。适时捕捞，腌渍起来，叫人怎样来形容它的肥鲜！肥美的鳊鱼，白肚黄脊，更有鲂有鮠。把它做成肉羹，要供几许宴席，割割那丰脂的鱼肚，汗液淋漓地摸索。这是什么鱼呵？是鲂是鲤，怎样装走？啊！快去采集杨柳枝条，编织鱼筐。

概意：

汧豳篇是一首赞颂秦地水利优越，水产丰富，地理优美之作。渔，当有捕捞之别。“君子渔之”当有类似范围的渔场。养殖之鱼，定期捕捞，捕捞之鱼，腌渍贮藏，以供宴日之需。在清理养殖场时，进行祭祀，以祈丰年，故有“肃之𩚑𩚑”，以治祭肺也。𩚑、鲤皆大鱼也，而且极多，要用籬筐装运，可见当时畜牧业的发达。

霤雨篇：

原文：見附图六

释文：

○○○癸^①，霤雨○○^②。
 流遄滂滂^③，盈漑济济^④，
 君子即涉。涉焉焉流，
 泝毳洎洎^⑤，萋萋○○^⑥，
 舫舟勿速^⑦。○○自酈^⑧，
 徒駛湯湯^⑨，佳舟以行^⑩。
 或阴或阳，极深以○^⑪，
 于水一方。（以下缺損）

注释：

① 癸：为出发之日，旧以天干地支呼年时。

② 霤：善也。与雷字同。当作甘霖或雷雨解。

③ 遄：（音洵），至也。④ 漑：与泄通。

⑤ 洎：《说文》：“与漑通，流也。”⑥ 萋：（音妻）

草盛茂之貌，又云起貌。⑦ 舫舟：《战国策》楚策篇云：“秦西有巴蜀，方舟积粟。”故舫舟似是当时秦用的一种方船。勿速：或谓勿速，“说文”：“勿，即窗字。”速：及也。⑧ 酈：假借为瀦。⑨ 湯：假借荡，汤荡古通。⑩ 行：（音航）即行字。⑪ 极：（音笈）《海篇》：“为木板骑驴背以负物者。”

译文：

出发选在良辰吉日，雷雨滂沱。公卿将士，持发观戈。趁洪流暴涨，乘驾轻舟，涉渡那渭、沂之河。将士车马，在沂水上涉济。科河呵！我们的心情同你一样滂湃沆溉，奔腾澎湃。我们鼓荡着方舟，匆匆渡彼津逮。沆溉的沂水呵！发源于蒲谷之乡，浩浩荡荡的勇士呵！维舟以行。跋涉在水之北，山之阳，忽见那嶙峋骏骨，犹负板沉没在水一旁。（以下剌劂，难以识别，从略。）

概意：

此诗篇首叙雷雨甘霖，雨后水涨，将士们乘船渡河之盛况。次叙从水路抵达晋地时的匆促景象，三叙二次又自某津度河至轂。末叙因缺劂太多，无从寻绎耳。

以上五篇因残缺不多，故较详细地作了释译。下五篇因残缺过甚，所以从简从略。

馬荐篇：

原文：见附图七。

释文：

○○○○天虹○○皮○○走骑骄①
马荐②指指芄芄③微微难○○其一○
心○○○○○○○○○○之

注释:

① 驕：(音荊)齊也。② 菰：《說文》“蓴之所食草”。

③ 栝：(音脂)栝而，木名也。苳：《集韵》“(音迅)

藥草也。

此篇仅存15字，“天虹”一词十分重要，天上有彩虹，说明降雨量充足，故草木滋蕃，苻、桔、芡等植物丰美茂盛。

吾人篇：

原文：見附圖八。

釋文：

吳人怜巫，①朝夕敬。○②觀西觀北，勿當

勿代。③（以下残缺太多，由读从略。）○而○○

7. 献④用 ○ ○ ○ ○ ○ ○ ○ ○ 大祝 ○ ○

曾受其郭⑤ ○執寓達⑥ 中國⑦ 孔○ 磨磨

○ ○ 吾其 ○ ○ 齋齋 ⑧ ○ ○ ○ ○ ○ ○

○ 求又 ○ ○ ○ ○ ○ 又是。

注释：

① 吳人：岐州雍縣有吳山，也稱吳岳。指吳山或吳山一帶食馬的野人。亟：愛也。《方言》：“相敬愛謂之亟。”② 猷下缺文有補物者，不知耳。③ 勿社：勿媚于社神；勿代：隔代也。④ 獻：古作獻字。⑤ 會：城垣也，或郭、廓。⑥ 甄：種也，逢：即逢洋。

(池)也。寓達：駐蹕達津也。① 圃：《说文》于叔切，苑有垣也。一曰所以养禽兽曰圃。”② 蕭雷：瞳字。《说文古籀补》云：“释纘，……释纘，俱未确。当以归释为古瞳字。”《说文》：“瞳，禽兽所践处也。”蹕与瞳为一字，瞳亦作暖。有瞳承先人遗志，实践实现的含义。

译文：

吴阳的黎民，感穆公怜悯之恩，对秦君敬爱之情，朝朝夕夕，敬谨不懈，四方驱驰，南北西东。誓勿媚于灶，勿代隔代，以报君之德。

概意：

此篇是赞美吴阳野人功绩的诗篇。吴人思报秦君不究，食善马肉之恩德，朝朝夕夕，奔驰四方，终于在韩原战斗中救出穆公，生获晋君，颂扬秦君深得民心，其后必昌的前景。

作原篇：

原文：见附图九。

释文：

○○○ 猷作原乍① ○○○ 导逆② 我辞③ ○
○○ 除师皮陂④ ○○○ 草为州⑤ 里○○○
微铁铁⑥ 乃罢○○○ 栗柞械⑦ 其○○○
棕柏膏⑧ 鸣○○○ 亚箬其华⑨ ○○○ 为所
游优⑩ 整道二日树○○○ 五日⑪

注释：

① 乍：古作字，② 导古作導字。遯：(音湍)《说文》“往来数也。”

③ 𨔵司：籀文𨔵从司。𨔵古通司。④ 皮陂：陂阪也。《说文》“陂，阪也。阪，坡者曰陂。”陂坡音义皆同，异部同声字也。故皮陂应为陂阪，于诗又乃合。⑤ 草：早下从甲。甲字，金甲文皆作十，早下从十，犹存古意。卅：(音洒之四声)《说文》“三十並也。”⑥ 铁：古作鐵，戴，古驥同今文铁。“铁铁乃器”，有法制乎明，铁面无私之义。⑦ 柞，械：柞，木名。械，《说文》“白桼也，……于通切。”丛生灌木，有刺。⑧ 棕：棕櫚，柏：乌柏也。庸：为古释。“三补”“研究”均释祇。⑨ 箬：《说文》：“谓竹皮曰箬，从竹若声。”华：即花字。⑩ 旃优：即优游。⑪ 整：(音周)《说文》徐铉注：“整者，击罪人见血也。”与有刺植物，“戎司”，“铁铁乃器”相合，似有刑罚罢民(罪囚)之意，“乃器”有法网含义。⑫ 𠄎：二日合文；𠄎：五日合文。

据元虞集《石鼓序略》云：此鼓文每行上缺三字。看文意，似是晋献河西入城后，秦对新城人民采取恩威并施的统治方法，并谈到了法制乎明以及惩治罪囚的方法。

吾水篇：

原文：见附图十

释文：

吾水既清，① 吾导既平，② 吾○既止，嘉树
则里，③ 天子永孚，④ 日佳丙申，⑤ 旭旭薪薪，⑥
吾其周导，○ 马既速(陈) (以下缺文甚多，句读从略)

穀⑦ ○康康駕具龠○左騂騂駮⑧ 右○騂騂駮⑨○
○毋不○○○輶輶⑩走○○公謂大○金⑪及如○○
害不余双⑫

注释：

① 清：古清、涉、静三字皆与清通。② 导：古道字。③ 《周礼·秋官·大司寇》云：“以嘉石平罢（疲）民。”注：“嘉石，文石也。树之外朝门左，欲使罢民（罪囚）思其文理，以改悔自修。”树则：是以“约法”或“安民告示”一类的文辞，刻于石或木，树在里中，使里民咸取规则。里，为行政基层辖区名。《诗·郑》：“无踰我里。”注：“二十五家所居也。”《管子》度地：“百家为里。”《尚书·大传》：“八家为邻，三邻为朋，三朋为里。”④ 此句为祝颂辞，当时朝见周天子时的祝颂语，或“天子致伯”时的答谢辞。⑤ 丙申：指朝天子之日。⑥ 𠂔：拟是旭字，《研究》训为明。薪：这字上部损去，指以薪为火炬，照导夜行与宿营。“旭薪薪”犹指日日夜夜。⑦ 穀：旧释秀。《田车》有秀字，假作抽，不加点。⑧ 騂（音教），《广韵》：“騂马，又马骄不驯也。”⑨ 騂（音教）《正字通》“有急疾意”。駮：即北字。⑩ 輶：《说文》“輶，天鸡也，赤色。”《易中孚》：“輶音登于天。”〔注〕：“高飞也。”輶：（音黎）又通輶。⑪ 余：归释余。金为可适。⑫ 害：（音昌）《诗·周南》：“害渐害否。”〔注〕“害，何也。”

译文：

我们的政事，治理得象水一样清明，象大道那样坦平。我们的家邦，从兹安定，树此嘉石为之则，晓喻乡聚里朋。金请候去

朝覲周君，祝願天子永遠康寧。出發的日期是丙申，晨興迎旭，夜宿燃薪，我們走向周道，車馬列陣齊整。（以下从略）

概意：

首章贊頌政治的功績，次章叙會諸侯，朝天子稱伯的重大活動。此詩篇實脫胎于《詩·小雅·黍苗》是歌頌當時改革建制取得輝煌政績的篇章。

而師篇：

原文：見附圖十一。

釋文：

○○○○○ 而師① ○ 弓矢孔庶 ○ ○ ○ ○ ○ ○
○ 以左騁 ○ 右 ○ 造是矧 ○ ○ ○ ○ 不具獲② 信
③ ○ 復 ○ 具荀④ 來 ○ ○ ○ 其寫尖⑤ 具來 ○ ○ ○
樂天子來 ○ ○ 嗣王始⑥ ○ 古我來？

注释：

① 而：尔也。《研究》：“而师，天子命辞中语，如《文侯之命》：“其归视而师。”此行之前，当尚有一二行。又说此鼓“当是11行无疑。”而字已列为第二行。② 獲：下部缺。《音释》释奇字；《研究》释旧字；唐兰释獲字。③ 信：《研究》复为信字。结构与“祖楚文”相同。④ 胛：《玉篇》：“胛，汗于切，多各。”《说文》“胛，股也。”胛为胛的异文。股即腿肉。具胛指“天子致文武胛”的胛肉。⑤ 尖：小大二字合文。⑥ 嗣王始：当指秦惠文王三年（王冠）

初称王嗣王位事。秦惠王以前皆称公 称王自惠公始。『古我来，文义以来完，《研究》刊“故我来。”』

概意：

此篇颂秦惠文王始嗣王位事。《史记·秦本纪》：惠文王“十二年，初腊。”郑司农说：“腊，谓十二月大祭万物也。”《石鼓文》可能就是这次初腊告神之物，即为祭天地社稷之物。

石鼓文拓本

·21·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出既扫黑石尔。

——唐·韦应物

为了解决寻碑石求书字的困难，消除时间、地点及许多困难条件，我们的祖先找到并发明了一种补救的办法——就石拓片，一种尽可能保留碑上文字、书法痕迹的印刷雏形。虽然字底掩映的风神不能再得，但字迹仍明晰可辨。后来，又将拓片剪裁贴入册内，装帧起来，便于保存与翻阅，以备取法，后人称此为帖。相传最早的拓帖产生于唐代，唐太宗爱王羲之的《兰亭》，拓帖以现，故后人谓为中国第一帖。此帖不传。《兰亭》的最早传世本是宋代的定武兰亭本。石鼓文的拓（或摹）本唐代已有，但却未流传于世。

欲学习石鼓书法，就要有一本比较理想的石鼓文拓本，因为帖的好坏与真假，对临池的入门及艺苑的发展，关系更为重要，不仅在章法、结体、笔法诸书法技巧形式上可得真传，尤其是对原作神髓、气质的领悟更是不容忽视。

既然石鼓文有新旧两种，那么其拓、摹本亦定有新旧之别。前文说过，原（即旧石鼓文）石鼓文发现于唐初；新石鼓始刻于清代乾隆15年，它们之间相距1000多年，除自然界的作用使原石鼓文残缺较新石鼓文特别相远外，先秦人的精神气质、雕凿技艺等，更与清人迥然不同。

原石鼓文是何人所书，今已无据可查。其摹、拓本始于唐是毫无疑问的。韦应物约卒于公元792年，比杜甫、韩愈均早，他既有“今人濡纸脱其文（指石鼓文）”已证实公元729年以前“石鼓文”纸拓本已经有了，韩愈的“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不仅又一次证实唐时已有了“石鼓文”纸拓本，而且拓的技术很高，效果很好，不仅“毫发尽备”而且没

文》没有拓本，北宋三拓本的情况怎样呢？它发现于清道光年间，是汤山安国的后代在拆修天香阁时，从梁上发现了“石鼓文”拓本十册，其中的三册就是“先鋒本”“中权本”与“后劲本”，这些拓本后来被毕山农沈梧所得，到民国时夏归汤山蔡文锦，此后才影印行世。不久，蔡文锦把这些拓本一并出售给日本人河井荃序，从此，“石鼓文”的善拓本就离开了沈有完的故乡，远涉重洋，变为异国至高无上的国宝了。郭沫若在日本期间见到了“先鋒本”的照片，并根据这个照片著作成《石鼓文研究》一书，才使今天的学书者得以见到“石鼓文”的最早拓本。

除安国三拓本外，其余所传《石鼓文》拓本，如徐坊、刘铁云藏本等，都是宋代以后的拓本。

影印本很多，如商务印书馆、文物出版社、上海艺苑真赏社、日本骏义堂、中华书局、日本二玄社均有《石鼓文》的影印本，由此繁衍不息，大行于今。至于我们不知道的《石鼓文》拓本、摹刻拓本、影印本，肯定为数不少，因价值的缘故，笔者不再一一据实赘述了。

怎样选取最佳的《石鼓文》法帖呢？当然要尽量得到“先鋒本”“中权本”与“后劲本”了。其鉴别办法，不能只从字的大小来认定，因为照相术的故，缩功能否定了这一鉴定方法。可以根据字的剥蚀程度来认定帖的时代早晚与法帖的真假；从另一个角度讲，了解《石鼓文》何年代，剥蚀了什么地方，当为认定帖年代的最根本方法。如《田车鼓》到元代只剩下一个“鼓”字；明末赵官先说，《吴人鼓》的“是”字，在嘉靖隆庆后已损坏，但《沂豎鼓》的“沂”字尚在，而后“豎”字都损坏了。据马骥说，清初《沂豎鼓》的“以”字

已损坏，但“秦东鼓”的“何”字仍在。从这些时人的记载，我们选帖时，亦可知道拓本的大致年限。如凡《吴人鼓》“是”字完好本，定为嘉靖隆庆以前的拓本；《泚鼓》“泚”字不损本，必是明代初年拓本；“黄帛”二字无损本，乃为明中叶以后之拓本；《泚鼓》“从”字损缺本，定是清初以后之拓本；……凡是“氏鲜鰈又之”五字未损者，便是清初以后的拓本。此外，又可以从石鼓文书法的精神气质来区分真赝、善拓与所拓的时代，即使摹刻本，也有高下、优劣、精粗之别，这就要靠鉴赏者的犀利眼光，以及对《石鼓文》的研究程度。如在浩繁的摹刻本中，以阮元、张燕贵的《天一阁》本较好。

目前市场上出售的《石鼓文》字帖，均为影印本，如由历代碑帖法书选编辑组编辑、文物出版社1984年10月印刷的《秦石鼓文》；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印刷的《书法》杂志1984年第三期第3至16页的石鼓字影印帖。这两个影印本虽然自称为“先秦石鼓文”，注明为“铁铸本”，实则是诸多本的大杂烩，编者从“余”字出发，进行寻稽、加工、翻拍、影印等一系列工艺手段，使之尽善尽美，合从郭沫若《石鼓文研究》的翻译译文。它们很可能是一个拼凑的翻本，并附有郭沫若所作的译文，是学习《石鼓文》书法的较好字帖。其定的拓本，一般人是难以见到的。（见附图12）

石鼓文的辨识与书写

识字乃一切探讨之第一步，故于此亦不能不有所注意，乃文字乃文化之一要证，于社会之生产状况，与组织关系，略有所得，欲进而近其大凡，尤舍此而莫由……

——郭沫若

对《石鼓文》的临池，首先碰到的困难就是识篆的问题。所谓识篆，就是要了解、认识进而掌握石鼓文字的字法。石鼓文字是什么字体？其结构、组织、形阵、笔势是怎样的？与大、小二篆的关系？有没有便于记忆的规律？不掌握这些基本的字法，就照猫画虎，势必本末倒置，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本的纤弱作品。刘熙载在他著的《艺概》中说的那样，“盖古文有字学，有书法，必须相兼，是以难也。”

石鼓文字是什么字体呢？

中国汉文字的演变进化，总括可划分为古文体系与今文体系。秦始皇统一文字，从小篆行于世，此以前为古文体系，隶书以后，包括真、草、行各体均属今文体系。在古文体系中，既有小篆，又有与之相对的大篆。自甲骨文至石鼓文，诅楚文均属大篆。但石鼓文的字体又有别于其它大篆，如甲骨文、金文、青銅铭文文字战国时代的各国文字等。简言之，石鼓文字属于大篆，但又不同于其它大篆，自有其形阵特征。

石鼓文字体的特征？

中国汉字的演变，隶字以前，可以说无时不在变化，隶字从

后，汉字的形声基本无大的变化。另外，隶书以前汉字的演变多为质上的变异，隶书以后则多为形状的变化。无论是质变或是形变，都有着两条基本的规律，一是形体的分化与简化；二是易形化为音义。若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出发，最为要紧的还是汉字形体的演变，因此笔者弃汉字的易形化为音义，重点叙述汉字的形体演变。

汉字形体的演变，总的趋势是分化与简化，从写实的象形形体变成不象形的符号点画。而这个演变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结构，即笔画、部件的创制及其组织方式；二是笔势，即笔画的流向与姿态。如“好”字，现行的楷书是由两个部分组成，即“女”、“子”二字。“好”字由“女”、“子”两部分组织而成，在甲骨文、金文、大篆、石鼓文、小篆，直至隶、楷、草、行各体，都没有增减的变化，也就是说，“好”字从来也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创制到今天，仍然保持着两个基本部分，这叫结构不变。但“好”字的笔势却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变化（见附图13）。图中甲骨文字、金文字中“如好孰”及石鼓文字中的好字，把“子”字移到右边，这是结构方式的变化，非部首构件的增减。这种变化，可看作是汉字尚未规范化或是以意不同所制。“子”字，象是一个有头有身躯又有两只臂膀的孩子，两只臂膀不是高举着，便是一上一下的舞动着，以显示孩子的活泼。“女”字，也是一个象形字，画着一个敛手跪地的人，据说这是因为古代社会里男尊女卑，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几乎跟奴隶一样。陈澧、董治国说：“象一个双手胸前交叉，屈膝而跪的人形。”《说文》云：“女，妇人也。

象形。好字把一个妇人与一个小孩子合拢起来，其会意是显而易见的，或妇人有了孩子，或一男一女成婚（《说文》：“好，美也，从女子。徐锴曰：子者，男子之美称，会意。”）或谓妇人有一表人才，故谓“美也”；因所含的意可能各时代不同（指小篆以前），因此有子在上，女在下者，谓妇人抱子；有女与子并列者，谓男女婚媾。（《尔雅》：“用女（好）宗朝，富（享）夙夕，故朋友掌内百若婚媾。”《吕季良父垂》：“用富（享）君子兄弟婚媾者此。”）关于好字笔势的几个大的变化，集中表现在女字上，它的基本结构是一个跪着的人与两个臂膀这么两个部分，从制字之始直至今天，那两臂胸前交叉的形态，始终没有多大变化，而妇人的身躯却由跪着到离腰曲腿地站着，或直腰曲膝，或直膝曲腰，直到秦二世元年治版，妇人的身躯才挺直起来，至汉金文《曹全碑》以下，女子渐渐地向左侧旋转，变成了横势，身躯彻底伸展，象形之消失，符号化就成其主要特征了。这九十度的大旋转，是“女”字笔势的一次大变化；其身躯的跪、立、屈膝、离腰及两双臂的交叉、伸展，均属笔势的细微变化。笔势的变化，引出了汉字字体的变化。总之，汉字字体的变化，是组织与笔势两个方面互相推移、增减、位置的改变以及笔画流向、姿态变化的结果。其中结构的改变引出汉字的本质变化，笔势的变化引起汉字形体的变化，如果说结构的改变是制字的基因，那么笔势的变化则是改变字体的法则与手段。汉字的新陈代谢，除了实用的功利性质

此外，主要为笔势的变换（及排列组织的变革）。从汉字演变的历史来看，在各种字体中，只有隶书、草书与简化的同时，大改变了楷书的结构，有时又常把合体字简便成独体字，有时甚至只用一个简单的符号，来代表一个繁杂的偏旁或结构复杂的部首。从这个意义上讲，笔势的变化成了我们辨别新旧文字、不同字体与书体的最为关键的钥匙。笔势的变化与差异，固然离不开其结构方式，结构与笔势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因此，它们的发展演变也很不一致。例如从殷商到春秋末年，声形字日益巨增，可是汉字的笔势却大致不变，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石鼓文字从金文演变而来，又繁衍出小篆，因此，一方面它保留着金文的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有许多方面与小篆相合。下面我们通过具体字例的比较与分析，概括一下石鼓文字形特征。

1 石鼓文字是铜器铭刻（金文）的延续。石鼓文中有很多文字与铜器铭刻文字完全相同。如附图14《石鼓文与毛公鼎文比较》、附图15《铜器铭刻文字与石鼓文字比较》。

《毛公鼎》是西周宣王（公元前827年至公元前782年）之重器，有铭文32行497个字，是已出土的铜刻铭文中最长的一个。将石鼓文与《毛公鼎》文字比较，可以说明较早期的文字与石鼓文字有着沿袭关系。我稍加对比，就轻易地从中挑出了完全一样的文字20余个，而且笔势也基本一致。只有几个在笔势上

略有改变，如“魚”字，在象形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鱼头模样的东西，鳞片也从鱼身外延，变成了对称形的两翼，大字底部仍然保留着。“車”字的变化大些，基本从一个象形字演变成了纯符号性质的汉字，石鼓以后，車字再无大的变化。“出”字由一个止（趾）从口柱外，口像洞口，因而显出了出外的意思，《毛公鼎》没有变化，而石鼓文则将“止”变成了像草的模様，又將口的右側拉長，至此为止篆建立了不变形体，使隶变受到了启迪。

“茲”字《石鼓文》上面各加了一个横画，这是为什么呢？“公”字是一股丝扭成的象形，代表微小之义；“玄”是两股丝扭成的象形，因其难以辨析，故代表幽微之义，“玄”字是在“幺”一端拴上牵首，代表牵繫的绳索，义为幽暗的颜色，“茲”字由两个玄合成，本当黑色讲，今即作此用，既然玄代表幽微、幽暗，茲字又有黑色之义，因此古之时二字是可以互借的，甚至幺、丝、玄、茲都是可以假借的。“金”字加点多少的变化，亦无质的改变，因《石鼓文》金字比《毛公鼎》金字长下多了一点，似乎是起了质变，增加了新的成份，这些点代表金粒，金粒的多与少并不影响金字的字义，因此《毛公鼎》与《石鼓文》的金字是大体一致的，若从整个字的形势看，《毛公鼎》已取纵势，《石鼓文》亦纵中寓方。（见图14）

如果把《石鼓文》与其它铜器铭文作比较，无论是成份，还是笔势，许多字是大体一致的。（如附图15），唯其中的丞、奔、跃、柳四字略有不同，“丞”字，甲骨文是两手托一人的象

形，是舂承之義，《小篆集》的逃字仍然保留着逃字初的形象，而《石鼓文》的逃字下边扣了一个山字（实为火字所误），因为把人从火里救出谓拯救（后来又加一手，变成了逃字），而下为山，就不可思议了。古火字写法与山外形相类，故下边当为火。“奔”字《石鼓文》中有两个，一个写成三个走字，一个与《克鼎》完全相同，（见附图15）。走字的上半部是一个人的两臂一前一后摆动着，是急行的象形，已经是奔走了。后来在其下扣止，止是人右脚的象形，已是附加的成分了。后又扣到两个止，乃至三个止，以示更急。后来把“𠂔”变成了𠂔，又变成𠂔，止字变成了中，成了𠂔字或𠂔，就不知其为什么这样的。田車鼓奔字从三走，𠂔兩鼓奔字从火下为𠂔，足見其不統一，也证明古字汉字的不定形与不规范化了。

“既”字，古文作𠂔形，与《师虎簋》既字形体基本相同，左旁是碗中满盛着饭的象形，其实就是饭字最初的写法，后来因笔势的渐变，碗底拉纵，直至破裂，碗身也变得与饭的比例失调了（或者把上半部视为一粒米，下部视为一只碗）。右侧是一个吃饱了饭，将头朝外的形象，或是变成将整个身体转过身背倚于饭碗，或是再画一个大肚子（如附图16中《大鼎》中的既字）以能显出吃饱饭的意思，那张着的嘴就表示他正打饱嗝。《石鼓文》中的既字右下拉长，又长出一画，本来是没有道理的，这是书写者随心所欲所引出的笔势变化，为小篆的形体奠定了基础。

柳字，《石鼓文》将木与卯左右排列，与《五祀卫鼎》《师望鼎》的柳字取上下排列不同，这是位置的调换所引起的动作

变化，(或是比较生疏的)。

“乍”(音译)金文与石鼓文形同 皆作字。

“受”字是上从“手”与下从“手”手在交接一物，这物是舟？舟在水中只能浮而不能上下相倚，两“手”是无法相倚的。可能是茶船一类的承盘，而非水中的舟船也。这样看来，受字是一个会意的象形字。受字的两只手自古到今没有变化，只是中间这茶船模样的一物，经过多次省简，最后变成了一(类似盘形，饭箕形)；另外，倚势的上下纵势、对角斜势，两只手模样的形象各异等细心变化，在不同古器中各有表现。附图中《毛公鼎》《觚盘》与《石鼓文》中“关人鼓”中的受字，基本相同。

“中”字，石鼓文与《子季釜》的中字有较明显的变化，将中间的圆圈变作口形。至于一竖的上下各加两横，《诗·终风》有“终风且暴”，故这短横在于显风向、风势作游荡形，它的意义因而也有了增加：如棵光(的一竖象一根棍，也就读作棍；这根棍中穿过一个圆圈，或是方形的中心，就成了中央的中；《颂鼎》注云：两旗文中立，必正也；《殷虚文字类编》云：旂(既指这四个短横)或在左，或在右，旂盖因风而左右僵也，而且指出旂不能同时左右各出，如云：“旂不能同时既僵于左又僵于右矣。”其间还对中字的形变及源出作了详述：“凡中正字皆作中，从口从丨，伯仲字(排行第二的序字)皆作中，无旂形，史字所以之中作中，一二形判然，不相混淆，唯中丁之中曾见作中者，乃偶用假字也。”

“徒”字，金文与石鼓文同，其字左则是脚在路中之意，自然代表走路义，而右旁只剩下一个土字，《说文》云：“步行也，从辵，土声，同都切。”可见徒字是从辵形，从土声的形声字。因此，篆书徒字必

以上，篆以前皆如是，只是隶书定以后，缺止字右移到了大字下，成了现在的提字。

“角”字，古文只画作角状，图中《鄂侯鼎》《伯角父盃》与《石鼓文》中之角字上边均有了多余的一画，这是将角状伸长，加了一个装饰的缘故，从此为小篆、隶、楷的角字形体打了不再增画的形制基础。其纹路完全一致，只有到隶楷以后才发生了笔势的变化。

“安”字，是属内有一女的全意字，唯多一小饰画在女旁，犹保字(保)增一饰画(保)一样，可能是嫌一女子太寂寞的缘故罢，实则为画虫蛇添足，完全出于装饰。

“帅”字，右边巾字无烦赘言，左则名字？非也。于省吾谓：象两手执帛形，其演化过程是由变为，再变为和，从者谓从侧面看；从者谓从正面看。金文和石鼓文均以或；汉隶的师字左旁作，亦见有，六朝以后行而废。周代加上形符巾，就成了帅字的形声字。

“露”字，由雨与组成，雨字代表雨形；而，即读零，故为形声字。《玉篇》谓露零同字，《说文》云“露，余雨也。”《御览》、《广韵》《玉篇》均作“徐雨也。”徐雨者，谓徐：而下之雨。“徐”可能是徐字之误。(这里顺便提一下口字及其数量：一个口谓象形字，名词；二口(𠔁)读宣，构成的字如哭、𦵏；二口纵排(𠔁)读旅；三口，横排(𠔁)读零，构成的字如𦵏、𦵏；也有叠排成品形，读品，物品之品(即有𠔁之排法)；四个口(𠔁)两两叠起，读辑，构成的字如器、器等字)。

的出土中，唯不见籀文的实物。笔者留心石鼓文中所谓“叠床架屋”式的籀文，其数不足十个，（如附图16），中、西、圆、栗、微、皮、则、速等字，《说文》皆标为籀文。其中的中、西、圆、栗、微、皮、速并非叠床架屋式的结构，而是当时通用的古文、金文。

“中”字，前文已作了形体的剖析。“西”字，本是鸟窝的象形（如图中之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籀文西字头部加以鸟形，意为日落西方而鸟归窝巢，故认为是西方的西字，小篆将鸟形打张，如在形象上与石鼓文、籀文不同。

“栗”字，是木上（即树意）结着三个特种的果实（上尖下圆的形状，与果字木上的三个点或三个圆圈的一般果实加以区分），后来这种特种果实变成了西字，是因为西字本作畤，与畤相似，后人误之，从讹传讹，约定成俗，公认之后就成了栗字。《说文解字》言古文栗字从西，西下从二圆，徐巡训为本至西方战栗，殆亦从三角之讹矣。

“微”字，金甲籀文都没有双立人偏旁，石鼓文中微字也没有，图中金文栏中第四第五字为甲骨文，从长从攴，金文亦从长从攴，《古籍汇编》中云：“长，久远也，从兀从乚。兀者，高远意也，久则变化亡声斤声者，倒亡也。”段玉裁等曰：“倒亡不亡也。”象人梳理头发，发经梳理则美，故微有美妙意，《说文》云：“微，妙也。从人从攴，豐省声。”无双立人偏旁的微字当为其初文，是一个会意字，许氏云形声是错的。《周礼·地官·师氏》云：“掌从

嫩召王。”其中的嫩是的意思。散的左旁艹字是头发，右边的攴是致使，使头发生长，故有隐散、细散之意。《石鼓文》除散字，还有一个加了双人偏旁，《说文》云：“隐，行也，从‘彳’‘散’声。如此看来，最初的散（攴、散）字可以在相借代，而一旦加彳或女偏旁后，就不能互相借代了。

“逯”字，在金文中从辵从東，亦有从辵从束者，还有从敕从言者。“束”似为束之异构，甲骨束字即作，由此可知，束可能是因形近而致讹。石鼓文逯有从辵者，亦有从走者，古文字中走、辵、主、王可以相互借用或代用。

“皮”字，《说文》云：“皮，剥取兽革者谓之皮。从又，为省声。𠂔，古文皮。𠂔，籀文皮。”图中金文栏第二、第四及石鼓文皆作，已见它们的沿革关系了。林义光云：“古作，从象兽头角尾之形，象其皮。又象手剥取之。”黄约斋谓是半个革字，革为全皮，那么即半皮，为首，为身，为揭开的皮，又是一只手在剥，故为皮的象形字。图中的籀文、金文的第二、第三字皆为皮的异体字。小篆仍保留着皮字的象形成分，只是将头横了过来，与连为一笔，又将半张皮移位，好象是已经剥了下来，一只手仍留在原处。实际上，这已是装饰化的处理，已与皮之本意有了距离。

“刳”字，（插图）金文从刀从，与《说文》所标籀文同，或从鼎，意为用刀刻剖。

从以上字例我们可以看出，凡例举八个被《说文》标为籀文的字例七个并不具有所谓的‘叠床架屋’式的特点，而是金文、甲骨文的本来面目。再说古文字中‘扁肆’异构也並不鲜见。

余下的只有一个‘圓’字（插图），它也並非‘叠床架屋’式的结构形式，而是一个象形字。《说文》云：‘圓，范有垣也。从囗，有声。一曰禽兽石圆。’，籀文圆；其实甲骨文已有（见图金文栏内235形）象草木圆以墙垣之形，其间的‘十’一为‘阝’之象，是一个很明显的会意汉字，这是圆的最初形体。所谓籀文的圆字正是出自甲骨文只增一横之‘阝’。石鼓文圆字同籀文，实质上是甲骨文的沿袭，非新造也。《秦公簋》圆字变会意为形声，为小篆所本，这是一大革。总而言之，籀文作为一种书体或字体的名称，已经成为过去。如果还继续用它来说石鼓文，自然是风马牛不相干的。

3. 石鼓文是小篆之祖。

石鼓文是小篆之祖，不是一句空话。首先，石鼓文字与小篆在形体、笔势上完全相同（如附图17，共计三件），有‘車’、‘至’等，就有156字之多，在能看得见、推得出的487个石鼓文字中，就占了百分之三十二的比例。其数量之多，不能不说“是亲三分相”啊。其次，石鼓文字与小篆在组织部件上相同，仅在笔势（如笔画的长短、姿态的变化）以及结构位置的变化上（如附图18），就有六十多个。此外，还有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从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发现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小篆比石鼓文更趋于装饰化，长方内的面积里

所无，疑为憂(尤)字。“憊”，哀也，从心，癸声，落賢切，唯石鼓文。

“衍”，衍行道也，唯石鼓文如此，疑意人在行，以示道。“速”(括图)，唐逮及也，从足，隶声。徐铉曰：或作逆，唯见古鉢有此文。“焉”，音环，从马，一辨其足，故乃焉字。“𩇛”，石鼓文从兔从史，《说文》却从兔从𠂔，《说文古籍补》云：“许书𩇛字疑即石鼓𩇛字，后人传写之误。”《邢季𩇛𩇛》铭文可证，古鉢文即有此字。𩇛，音经，通经。《集韵》音驶。𩇛，兽也，似狴狴，从兔，𠂔声，古穴切。

“𡈼”字，古文字中唯石鼓文有，《钟鼎字源》云：“登也，从足，弁声，祖難切。此乃跻字也。看来𡈼，跻通也。”“跻”字，《金文编》收有《齐侯壶》《齐罍》二字，但不见𡈼字。𡈼字的右边形态，是一个妇子在用一只手给她插戴首饰的象形。那种首饰叫笄，那只手从外边伸来的，非自身之手，可意为父母之手。古礼云，女子许嫁时，父母给她加笄，故加笄的形象便代表妻字。𡈼字的左旁是一个层形的象形，或谓土山的象形，从高矮来分，二级的就是𡈼字，或者省去一撇成𡈼；三层的，就是𡈼字，作偏旁时写作𡈼(邑与此不同，切忌混用)。由此看来，𡈼字是一个形声字，𡈼形，妻声。似意为妻子登行也。石鼓文中还有一个字，即𡈼字，见《熙雨鼓》，实为𡈼字(𡈼，古文无，唯石鼓有)，音妻，《玉篇》云：“草盛貌”，如《诗·周南》有“维叶萋萋”，或云行貌，《诗·小雅》有“有渰萋萋”，石鼓文因萋：以下二字损，视其语言环境，即可视为草盛貌的，又可为云行

貌。还可音为批。《左思魏都赋》有云：“珍树琦：奇卉蓂：。惠风如薰，甘露如醴。”符字，《说文》：族也，矢锋也。”《集韵》云：“族古作𣎵，矢锋也。”《康熙字典》云：“族，古文𣎵，𣎵，𣎵，𣎵……”，这最末一𣎵，正如石鼓文中族字相近。族字如是造型，金文、甲骨文等字中皆无，多将矢置于下方，或是相反，均为纵向布构，唯石鼓文横列组织。

“𣎵”字，即𣎵字，一音朔，吮也，韩愈诗云：“洒颔共𣎵。”又音也，《淮南子》有“淬霜露，𣎵高缺；”一音朔或速或漱，咳也。“宣”字，石鼓文从回旋其内，写作𣎵，甲骨文作同，《魏季子白盘》《晋姜鼎》皆作𣎵，唯石鼓文作此回旋式如叠架式。非籀文也。“窗”字与𣎵字古通假，窗是框与格子的象形，后来因成为烟窗的窗，加以便成了窗（不加山，便是窗的本意）。“𣎵”字（插图），音郭，又读墙，《说文》云：“度也，民所居也。从回，象城𣎵之重；两亭相对也，或但从口。”石鼓文此字下部泐损。“𣎵”字，又谓𣎵（音𣎵，张大猷𣎵（音拓、囊也，《毛诗》云：“小曰𣎵，大曰𣎵。”），𣎵（音混，从束，𣎵声。）等，均与石鼓文是字意合。此字因关键处损，无法准确辨认之。“𣎵”字，此字《钟鼎字源》《说文古籍补》唯见二所，一是《曾伯鞮簋》，一是石鼓。注曰：“从雨从𣎵省。”《说文》所无。“石鼓𣎵不省。”故为𣎵形。“𣎵”字（插图），𣎵也，𣎵字，金文从𣎵，束声，田声。《陈侯因资鐙》从𣎵，束声。《说文》云：“𣎵，增益也。从𣎵，重声。”此字非石鼓独有。“𣎵”字（插图），《说文》无，有作𣎵者。“𣎵”（插图），唯石鼓文有，《钟鼎字源》云：“𣎵胡也，从𣎵，

番声。《说文》：“胡幅之下垂者也；音番，《释名》：‘幡，幅也，其貌幡然也。’《玉篇》：‘旌旗为幡也。’”从以上例证，说明小篆以前，文字的形声仍处于发展变化中，新造字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生活内容日益丰富而增添着，这不仅是人民的创造，亦是时代的产物。

5. 石鼓文字中的合文与重文。

合文与重文，是书写的一种特殊处理，并非什么文字。但必须指出，以免误为什么文字。合文，就是将两个字合起来当成一个字来写，占据着一个字的位置。《石鼓文》中的合文，从能看得见的文字中，已见“二日”“五日”“小大小”“小魚”等处，把八个字当成四个字写，只占四个字的位置，并遵循着字序本身结构规律（插图）。重文，是两个相同的字，只写一个，第二个以符号代替的方法。《石鼓文》中可见多处，如“员员”、“邈邈”、“连连”、“逶逶”、“冯冯”、“赳赳”、“赳赳”、“雙雙”、“繚繚”……等38处。合文与重文的书写方式，其优点在于省简，节省书写的时间与面积。

6. 其他类型的文字。

其它类型的石鼓文字，虽然不多，却是构成石鼓文字的一种成份，也有必要作一简略地分析。一类是具有四个中的文字（如插图）即蓐、萑、蕙、藉、莽等字。中形，在古文字里是草茎的象形，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均可，华夏民族审美中一个传统的规律与法则是对称，崇尚成双成对，故尔于造字中（或图画、绘画中）多以偶数出现，所以二拼者就是草的本字；三拼者就是卉字（艸或艸）；四拼者就是卉字了。

隶古定以后，凡六拼以上的中，均拉平为十字以作偏旁部首。如蓐，即现在的蓐字，蓐字即现在的蓐字；蓐字现在的蓐字，蓐字即现在的蓐字，小篆以前，汉字尚未社会的规范化的统一过。中，即可以单用，如蓐字可以写作蓐，只有一个中偏旁部首。又可写作蓐，就是现在的蓐字，用两个艸作部首，亦有作蓐者，或作蓐者。再如蓐、蓐、蓐、蓐、蓐、蓐等字（插图），不仅中的单复没有严格的区别，而且艸与木可以互相借代，有的可以从艸或蓐，有的可以从木或从林、从森、从隸。后来，木与艸就有明显的区别。《说文》已经将中、木、艸、蓐、蓐加以严格的区别就是一个实例。如蓐字，甲骨文作，从林字（林），《说文》即云：“蓐……，从大从艸，蓐亦声。”西周后期的《齐奔史善鼎》的蓐字作，从艸而不从林，与甲骨文有别。石鼓文蓐字又从四中，形为，又如蓐字，甲骨文作或，从日从蓐，隶古定以后，其下变为大，才成为现在的蓐字，小篆以前均从四中，如《楚王鼎》（古文）作，《晋公簋》《散氏盘》《虢季子白盘》《晋祁簋》均作，从日从蓐，古隸文从日从，山，即中也。《殷虚文字类编》云：“蓐，从日在隸中，从隸与许书从同，卜辞从从多不别，如字作，亦作；相字作，亦作，其例也。”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石鼓文仍然保留着金文、甲骨文字的痕迹。遯、遯、教三字（插图），其中遯字出现14处，遯、教二形仅各出现一次，其中遯形，为石鼓文特有，吾，即吾字。《说文》云：“我有也。从口，五声，五母切。”可见为形声字。《说文古籍补》说：“古文以为教教之教，

教字重文。毛公鼎𠂔，𠂔，即教教之省。石鼓文𠂔字从𠂔从牛，这里看出𠂔字的古代写法与形制是多种多样的，诸如𠂔、𠂔、𠂔、𠂔、𠂔、𠂔皆为𠂔字。𠂔、𠂔古代通用，《广韵》云：“凡从𠂔者作𠂔同。”𠂔，音卦。𠂔(𠂔)字，金文从𠂔，𠂔，石鼓文则从𠂔，𠂔字，石鼓文中出现两次。《说文》云：“𠂔，捶穀物也。从𠂔，𠂔声。”《孙子兵法》𠂔字作𠂔，与石鼓文同，与《说文》所标古文𠂔亦同，可见𠂔亦𠂔也。希伯师说：“从𠂔，𠂔与𠂔同也。”𠂔与𠂔(插图)其右相同，唯左旁相异。𠂔(luàn)，《说文》：“治也。读若亂。一曰理也。”𠂔，从𠂔，𠂔，从𠂔，𠂔，象治絲之形，实为𠂔的初文。𠂔，实际上是𠂔与𠂔相合之后的移位，把𠂔的𠂔字移至𠂔之上的形体。𠂔，《说文》说是：“象其𠂔，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古文从竹作𠂔，卜辭与金文同或从𠂔，𠂔由𠂔而𠂔。𠂔，金文有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等形体，它与𠂔构成𠂔字，即有𠂔、𠂔、𠂔等，《熹系鼎》《孟鼎》皆作𠂔；而《石鼓》《中山王𠂔壶》则作𠂔，《命公𠂔壶》及古文作𠂔，《毛公鼎》则作𠂔；《𠂔𠂔好𠂔壶》则作𠂔。𠂔义颇多，𠂔声符𠂔字在形符去来自由，而且𠂔字正与倒均可，𠂔也可写作𠂔，如《师𠂔鼎》作𠂔。也有增一口的，如《曾姬无𠂔壶》作𠂔。从二口为𠂔，𠂔，首字，目上从𠂔，𠂔是𠂔字的简写，现在写作𠂔，又讹变作𠂔。𠂔是目生𠂔，转为突𠂔的意思；𠂔是目活跃、𠂔为𠂔察的意思，𠂔皆作𠂔，是𠂔形𠂔字。𠂔字，归𠂔为𠂔，非也。金文中有𠂔、𠂔、𠂔、𠂔、𠂔者，𠂔两𠂔(即𠂔，竹器)相抵之形。通《三体石经》𠂔字作𠂔，与金文相近，故此字当为𠂔字。《说文》：“𠂔，教也。”又有安定、恭敬之意。𠂔字，《说文》：“𠂔，种也。从𠂔，𠂔。持而种之：𠂔，古作𠂔、𠂔，《毛公鼎》作𠂔，

又加一女字，象人之双手，《魏觥》《父辛簋》均作，象双手持草木去种植的象形，申其义为种植。因古文中中与水意同而相混用，所以又有从木的，将草木植入土中，其意更加明显化了，故《盂方彝》《毛公鼎》《克鼎》《石鼓》均作，从凡、木、土，是艺字的最初形件。至于木变为花，象之是，隶变，典籍则皆从此一讹皆讹，故今艺即从，实有种植、树立、建立之意。

“射”字，甲骨文作、、，金文增又（手），石鼓文即同，皆为张弓注矢形。许书从身，是弓形之讹；又时横矢笔势纵置，将又讹成了寸，故成了今天的射字。寔字，金文从心、甹，或从心从甹，与小篆同。寔，音逆，《说文》云：“寔，炊寔也。”《折觚》《盂公簋》皆作与形，石鼓文寔综合其二着成形件。覩与覩，形件相似。覩字，音再，作代切，《说文》：“覩，没饪也。从凡从食，才声。”十、才、中，其形稍讹所致，故实为一字。蔡字，字为蔡字，音笏，呼骨切，《说文》：“蔡，疾也。从巾、卉声。群从此。”蔡字，甲骨文有作者，《毛公鼎》作，《吴方彝》作，与石鼓作稍稍讹。龙守纯说此字是草根的象形。谋字，就是谋字。某字，其上古文廿口同意常混用。如《禽簋》作，从甘木；《史籀篇》作，从口。谋，《集韵》谓谋悲切，音枚，切也，或作字。道，導，古文通用，是、大，行古文常混用，止、又，彳皆混用，实为讹也。故道、導二字之形体虽常混而导同，其意需有语言环境出发来判定。行字，即行字，一音形，一音航。甲骨文行字作或，罗振玉谓：“象四通之衢，人所行也。”石鼓

文行字作何 实为甲骨文之承袭，其文均重，此外，还有一些，以因时撰拟，文字篇幅所限，不再作一一详述。

总之，石鼓文的文字形制，既有其规律性可寻，又有其个别性存在，以笔者以上分析，石鼓文的文字形制可寻的规律，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石鼓文字是金文、甲骨文与小篆的过渡形制，既保留着金文、甲骨文字的结构与笔势，又具有着小篆的形制。第二、石鼓文字已经趋于形制的统一性与规范性，如偏旁部首的固定（见附图19，共6页），如走、鱼、鹿、竹、皿、木、戈、水（氵）、马、山、女、巾、走等偏旁部首，其间都有树字；如遯、之、車、既、君、子、其、孔、佳、如、馬、舟、于、乍、導、不、而等字的组织与笔势完全相同。第三、石鼓文字既保留着象形的特征，又有符号化的趋势，兼融象形与符号的两重性。除这些规律外，尚有石鼓文特有的文字形制及文字特征。这些主要方面，足以证明石鼓文字是与当时先秦国度内通用的文字是一致的，是金文、甲骨文的继承，亦是小篆创制的胚胎。

“剗”字，金文与石鼓文皆从鼎，从刀，古文字中每有单质异构的现象，剗字既有作一鼎一刀者，也有作二鼎一刀的，意思为用力刻鼎之文也。《说文》中的小篆“剗”字从贝从刀，实为鼎字的讹变，变成了用刀刻贝。

2. 石鼓文并非籀文。

很早就有人认为石鼓文为周宣王太史籀所书，确指石鼓文为籀文的始于清代，其中的理由之一是石鼓文当中的一些字形比较复杂，与籀文相近，並由此推断“字古而有法，非史籀不能书”；认为石鼓文即为籀文。从前文我们已知道了石鼓文非周宣王时物，故非史籀所书。至于“石鼓文是籀文的典型”之说，大概沿袭《说文》关于《史籀篇》中的文字为籀文之说，实际上“史籀篇”在当时与秦始皇时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凡将篇》等，都是同一性质，即用来厘订字体以教学生的字书。所不同的是，后者为秦始皇“书同文”运动中，为统一文字而改革编写的标准字书，进行了一番省简工作；而前者仅在当时通行文字的基础上，作一番整饰与规范工作，作为学童之字书，因此仍保留着当时习用的繁体字。由此看来籀文并非一种什么字体，而仍属于大篆中金甲文字的范畴。近人王国维云，“籀文”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复，象形象意之意少，规旋矩折之意多”（《史籀篇疏证序》）。从这里得知，籀文字仅在书写上作了“规旋矩折”的一些变化，並沒有脱离当时流行的文字体系。由以上看，籀文被呼为一种独立的字体，是汉人的误解，並逐渐传为一个特大的历史误会。也难怪当今大量文物

石鼓文的章法与风格

《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

——康有为

字法（即篆法）是作篆书的基础，不通石鼓文字的篆法，就无法进行石鼓文书法的临摹与创作。笔者在石鼓文字的形制一节中，用较大的篇幅作了较详尽地分析与论述。本节仅就石鼓的书法，分列章法、结体、笔法及风格作一分析，并引用历代石鼓专家的研究成果，展现出各自对石鼓书法的发展与贡献，从而使读者从中悟出石鼓书法临池的秘笈，揭示学习石鼓书法的一般规律。

历代书家对石鼓书法的评价。

• 体兼草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苍颉之翻，小篆之祖，从名称书，造迹石鼓。”

——唐·张怀瓘《书断》

• 籀之状也，若生动而神凭，通有然而无涯。远则虹蜺结结，近则珠树离披。……崇青孤，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峻极层嶽。

——唐·窦蒙《述书赋》

• 石鼓十篇，大抵为渔猎所作。周宣王时，则籀书所始，宣王之前皆古文也。籀文与古文则刀书，故锐。秦篆则漆书，故刻，石鼓之文，其端皆刻，且石鼓文之为秦篆者，字字可晓。

石鼓大抵同秦篆，其间亦有古文者何哉？曰：秦篆本于籀，籀本于古文，其母则同，但加减移易者异矣。

——郑英潜

● 周篆垂备，如《石鼓》是也。秦篆简直，如《峰山》《琅邪台》等石是也。

——刘熙载《艺概》

● 若《石鼓文》则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来。体稍方扁，统观虫篆，气骨相近。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石鼓文的章法

《石鼓文》的章法，基本上是一个有行有列的格局，排列整齐，疏朗开阔，端庄凝重：开创了秦始皇帝巡游刻石的章法先河。每个字的高宽比例基本是方形，亦有稍高与略扁者，字距与行间基本相等，因石鼓文的书写，其字有大小、长扁、敛伸之变，因此石鼓篆书的临池，方当自然萧洒，于严谨中寓一种疏散之情致。如果与金文比较，其横竖行格，基本整齐，与金文那种因器皿之型排列，字有大小长短之变及错落参差的布列不同，与小篆比较，又显得开朗活泼，无拘无束，疏朗自由。如附图20，《石鼓文·泃醢鼓原刻章法》及附图21《石鼓文·作原鼓原刻章法》，大抵出行七字，其行数，因内容之多少可多可少，《泃醢鼓》文共九行，《作原鼓》文共十一行。（《作原鼓》文每行上缺字三个，并非无字）。《石鼓文》的这种章法形式，其实于铜器铭文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受着实物形体的制约，今天于纸张上书写，自然其行可长可短，可多可少，这是不言而喻的。总之，章法要遵循着“变而贯”的艺术原则。变，就是要有变化，在一件之内，要讲究结阵、笔势的变化，在古今书坛中，要变化得有新意，不类古人与别人。贯，就是人们常说的要连贯，行气要贯通，精神与质要一致，势头要统

一、没有令人不舒服、感到憋气、感到不和谐才统一的地方。至于幅式，如横联、条幅、条屏、横批、斗方、中堂、扇面等等，属于章法之外的艺术处理，並有着一定的功利性，当随时随机应变决定即是。

石鼓文的结体

结体，就是字的间架结构，横竖及其各部首、偏旁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看，石鼓书法的结体造型，大体上是以圆取方（並非扁），形方势扁。元代平邱衍《学古篇》中说：“扁法所着最好，谓之蠅（果）扁，石鼓文是也；蠅扁法非老手莫能到。”由此看来，石鼓书法的结体形式，不仅“最好”，而且“非老手莫能到”，是十分困难的。

一切篆书的基本原素，並沒有后人概括总结出来的‘永’字八法中做点、横、竖、撇、捺、挑、钩、折等八笔，而是“有横、竖、曲、回这四种基本笔画，以此构成偏旁部首等再构部件（石鼓亦然）用来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与要求，构成一个完整而具有美的因素的形体”。总结石鼓书法的结体特征，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外形方而势扁；其二，兼沿金文、甲骨文与小篆书法结体的体制，诸如大小不一（如《关人鼓》的中与圆）、长短不齐（如《吾车鼓》的避与毆）、正斜均有（如《吾车鼓》的张与射）、宽窄自由（如《雷雨鼓》的舟与流）。至于古文、甲骨文、金文及小篆形体的源汇，前节已经例举。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石鼓文》书法是个大杂烩，是金文、甲骨文与小篆的混合作；其三，结构圆满，虽有“邪正体则”，却总给人一种饱满、丰穆、圆润而又活泼多姿的感觉。正如张怀瓘形容的那样：“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若鸾凤奋翼，或龙蛇起尾，或花萼相承，或柯叶敷畅，劲直如矢，宛曲若弓，锐利精微，

向于神似：康有为不是也有“金钗落地 芝草固灵，不须整裁，自有奇采”的赞赏之辞吗。总之，石鼓字法的结体，已接近于篆，为隶书的规范化、定型化铺垫了基础。

石鼓文书法的结构原则（或谓规律、法则），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具有了固定的偏旁部首（见附图14），虽然不是全部，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规律，但也不能完全依附于此，必须考虑到金文、甲骨文的不规则与当时文字的不规范性。今人作石鼓书法，就必须遵循这一规律，凡已有的偏旁部首，就要使用，凡没有的，是否可以考虑从小篆来代替，或追求古奥之趣，亦可用金文、甲骨文已有的基本构件来代替，使自己的书法得以完成，并有一定的根据。这样作，正是遵循石鼓文兼容金文、甲骨文、古文与小篆的特点，其本身就有着极大的灵活性而提出的，然而造出来的所谓石鼓文字必定有招“诟字”的嫌疑，不被书坛承认。在传统者看来，还是死守古法好，不能越雷池一步。

第二，左右结构的字，一般应左低右高，亦可右高左低（如如“如”字的），但这是极个别现象。

第三，对称法则。左右、上下、对角结构的字，书写时应遵循对称法则，使其平衡、势均。

第四，部分的字可以采用部件的挪让、错落与穿插手段。（见插图）。《石鼓文部件移位字例》以此法，使整体书法在严谨之中寓于变化，更具有艺术性，这是因为于挪让中求得数侧，从错落中求得和谐，于穿插中求得顾盼生情，使整体的稳中有不稳，平中有不平，熟中有生。

第五，不图守成法，以自然为准则。因字的笔画多寡，繁简不同，因此

在結構時可相應地隨之使其或寬或窄，或長或短、或大或小，一任自然，切不可一味追求外形的或方或扁，或長或圓，尤其不能用寫習慣了的小篆的縱長形作來有意（或無意）地處理石鼓文字的結字。東果·徐官《古今印史》中說，“嘗見明刻石鼓文，方圓不一，大小不一，而變化靡常，所謂文盡于周者。”說明文飾過多，已大失石鼓的精神與形作，以反面告誡我們要服從規律，然活潑自然，寬綽多姿，天真烂漫之趣是不可忽視的。

第六、從石鼓文的字法出發，同時要展現其特殊的性格。作篆書最重要的是篆字要寫得正確，各代有各代的篆法，金文與甲骨文的篆法不同，石鼓文與金文與小篆的篆法儘管有相同、相近之處，然而它的特殊篆法是絕對不能忘記的，因為這是石鼓文個性特色的所在處。這種字法我們可以暫時稱為先秦之法。凡書家、畫家、音樂家無不十分重視自己藝術特色的置露與個性特點的表現。諸如形象的典型性，藝術語言的獨特性等等。同樣使石鼓文的獨特形作——“殊今異古”的精神與框架得以充分的展現，亦是“有奇彩”處之一。

最後，順便提一點，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石鼓文書法作為一件國寶，是具體的，又是歷史的，這是從物質與時間角度來看；從藝術角度看，它又是書法藝術中法則的代表之一，是一代人的精神、社會生活、審美趣味的表現。物質第一性、藝術的遠古性，決定了它的歷史地位與特殊價值。後世人的學習、探索、研究、臨池等，都是認識的真理；而認識又有正誤、深淺、角度等之不同。如從楷書的角度去研究它，就是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同樣以簡化字的習慣去分析石鼓文，也必然誤入歧途。這是由於當時並沒有楷書與簡化字。只是遵

循汉字演进的客观规律，从社会发展及当时文明的实际程度出发，才能真正找到正确的研究角度。

结体不正不角，书法便不能成立，无论你说得怎样龙飞凤舞，也不能称为一件好作品。同样，不认识石鼓书法结体的缺点，也不能去伪存真，发展我们的书法艺术。那么石鼓文形体的缺点何在呢？刘熙载《艺概》说：“篆书要如龙腾凤翥，观吕黎歌《石鼓》可知，或但取整齐而无变化，则聚人优为之笑。”这是说石鼓结体的变化少，并不是“无变化”。宋代的程潜曾在《稽史》中说的具体而且十分尖锐：“位置第望，促长引短，务欲取称，如柳、帛、君、庶字是也。意已尽而笔尚行，如以、可字是也。”盖字画无三代醇古之气，吾是以之。前一句说石鼓书法的结体过于对称，接一句是说，因对称影响了笔法的多余；后一句以无质之与三代金文相比，无高雅醇古之气。程潜对石鼓书法结体的评说，笔者以为过于偏激，若从规范角度出发，石鼓文的形体的规律性（均衡、对称、挪让）还远不够；若从艺术的角度出发，诸如邀、既、之、其等许多字千奇百怪，自然是变化少了些；体形的不一致、结构的松散，是他的缺点。至于方形，如果体形趋于长，不就成了小篆的体势吗？趋于方，正是石鼓文形体的特征，也是《石鼓》形体的优点。大、小篆兼容，似乎是一条缺点，然而，这是历史的局限，汉字发展史中一个阶段性的条件所制，非人为可以改变得了的。由此而引出的首与旨二目字的不统一，奔与趣的不一致，都是历史条件决定的，自然与书者的审美观也有关。

石鼓文的笔法。

笔法，大体分为笔势与运锋两方面。执笔虽然也十分重要，但它没有留下痕迹，是笔势与运锋的辅助技法。

石鼓书法的笔势，既笔画的流向、取势与重心，前人多有论述，但大多是含糊的形容与比喻，如张怀瓘的“畅其斜锐，但折直切迅，又如锯齿而端姿要肆，又婉润焉”；窦蒙的“染戟弯弧，星流电转，舒逾植发，峻极层献”；……这些语言，令人费解，同时不易掌握。

先看石鼓文的笔形，既笔画形状。无论横、竖、曲、直，实质只有圆笔一种，而这横、竖、曲、直是石鼓笔法的姿态。在形中，笔画的流向或取势，笔形是用锋所造；流向取势是运锋所造；姿态则是用锋与运锋联合所造。圆的笔形，将在用锋中详加论述。至于横、竖、曲、直的姿态，则是构成石鼓文书法的最基本的因素，其间的关系，既有相接、相交、平行、迂回等方式。在直画中，包括横画、竖画、斜画三类，在曲画中包括弯、转两种。石鼓书法的直画，横画皆平直，竖画皆垂直，斜画皆短挺，唯竖画常有短与长，並多有转长的笔画出现。在曲画中，长短兼之，任其自由，逢改向必转，始终保持着圆的笔形。石鼓书法的笔画流向取势，除横平竖直外，主要表现在曲线的流向及其头尾上。凡在对称的条件下（如同、而、用等字）皆上缺下圆，长短一致，求其平衡与内聚力；凡没有竖画支撑的条件下，皆环绕回叠，尤其充实于累积之势，如弓、女、以、可、子、既即等字，于环绕回环中求得势均力衡。凡笔画繁复之字，回绕重叠，自然占据必大，反之即小，如大与原、子与流等等。在上下取纵势的大趋势中，亦有重叠歪邪之形，如胡、弱、原等字，又有并列错落的，如邀、赵、鲜、赵等字。总之，在大体的整齐之中又有多种自由的变化。因此，石鼓文可以说是既有规律可循，又表现出活泼自由的笔势，这也是其内涵丰富，经久不衰的原由之一。

笔法中的用锋与运锋，形成了笔画的时状与姿态。石鼓文与法华圆笔，其用锋、运锋都为中锋，或云正锋。笔画起处，欲右先左，欲上先下，欲左先右，欲下先上，此谓之裹锋，或藏锋。笔画收时，仍保持中锋，令其收得饱满，收得含蓄，或回锋以收“垂露”之形，或缓，以力送到，迅速提锋收束。运锋之中，凡方向不变时，沉稳徐引，所谓篆者，引笔也。凡方向大转不变时且只作波曲时，即于中锋引笔之中，少徐举从提按动作，使之笔画形态有粗细、顿挫之变，在这笔的速度上，少徐举以疾徐之变，使笔画线条的节奏与力感更加丰富。例如比较清楚的“涵”、“望”、“又”、“以”、“簪”等字的笔画（见插图“笔形”）而且主笔画较粗壮，次笔画较细劲。凡方向大转有折回时，如“有”、“弓”、“满”等字，于转弯处定施以转法，即中锋不变，稍提笔，轻转锋，改向而行。而且要转得轻妙，转得稳妥，转得含蓄，转得婉润。这种种要求，就决定了篆书笔法的难度，既要求或上下，或左右，或迂回往返，有方向的改变，又要求转得得法、得所、得气、得神，即“婉而通”，吾亦云转而顺、婉而匀；缓而不可散气，急而不可伤筋（转而不滞，疾而不滑），转而畅，婉而劲，通有节。凡笔画畅而劲则坚，逆而厚则浑，反之疾而滑则滑，纤而滞则弱。总结以上的分析，《石鼓文》笔法的特点，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笔画粗细均匀，圆润有度，开了后边所说的“玉箸篆”笔法，从而形成了篆书的主要笔法。二是藏头护尾之法的使用，使笔画具有含蓄圆润的精神，具有一种凝重浑劲之力。三是笔画似屈铁，圆劲而玉润，婉逆亦见望，圆不至规，正象古人形容得那样，有“飞猫委蛇”之形。四是笔势端姿之中有旁肆，婉转之间见通畅。

故，虽恣肆而沉场，虽圆劲而活脱。

石鼓文的风格，

作为书法艺术的“石鼓文”它的风格是指作品的风格。由于到目前为止 连定的具体创作年代，还没有一个确实而确实的定论。

从某种意义上讲，风格就是作品的本质与深度 气韵与意境 或者说是美的特征。艺术风格，人们习惯用阳刚与阴柔来区别，阳刚者，雄浑、刚健、豪放，阴柔者含蓄、秀丽、隽永。石鼓文，从内容看，是受统治阶级的指令，勒石颂功，记其游猎之事，这就决定其严肃、庄重与肃穆之气，它表现出的雍容、丰穆、雄强、浑厚、端庄、凝重，或多或少与它的派用是分不开的，“伟态自然”，“落落如玉，飘飘缨组”的宽宏、潇洒、风流、恣肆的气象，也与那种放荡不羁的游猎生涯不无关系，“远则如神结结，近则识树离披”，“劲直如矢，花曲若弓”的典型形象及其犀利刚劲的姿态，不也正与皇室贵族的盛气凌人，无作非为的气度相合吗？阳刚之美，实为石鼓书法的风格特色。然而，石鼓文书法的艺术特色，亦有阴柔美的一面，虽然所占比重不大，却是不可否认的。伟奇笨圆，气含势短，沈著屈郁之象，是阴柔的表现，“不烦整裁”，“伟稍方扁”，无拘无束 给人一种压抑之感，既不象金文那样随随便便，也不如小篆那样长线条游余，一泻而去的舒畅，虽然不能说它不大气，但毕竟不如金文来得自由，也不如小篆来得悠然舒展。因此，我们说，石鼓书法以阳刚之美为主，又不乏阴柔之美，体现了直与曲、刚与柔、雄与秀、神与敛，伟态的丰穆与线条的流畅，达到了形式美与艺术美的和谐统一。

石鼓文哺育的子孙

· 53 ·

李斯从石鼓定其体，完白从石鼓畅其致，苏轼从石鼓扬其气……

—— 茅 源

李斯是秦始皇时的丞相，他始重书了六国，平了天下，立了大功。他精于书法，秦并天下以后，实行文字改革，在秦文字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简化，删定了篆书，创立了秦篆（即小篆）。《封禅》刻有定法：“别乎春秋，战国之世，文字异同，各随所习。秦并天下，丞相李斯乃罢其不合秦文者，强而同之。遂作《小篆篇》九章，中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六章，太史捐因叔作《博学篇》七章，皆取籀文，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历代书法论文选》426页）李斯身为秦始皇的丞相，其权力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他可以看到任何古籍文物，可以游遍天下优美风光，何况又身居于陕西咸阳一代，见到《石鼓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笔者亦有一种猜想，说不定石鼓文作为秦国的圣物，曾在秦皇宫内存放过，既然小篆是在秦文字的基础上，删定的，是在历代被称为大篆体系的籀文的基础上创制的，而石鼓文又是籀文，大篆的一种，为秦物，又在秦地，所以在石鼓文基础上进行“改进”、“简化”、“删定”的可能性最大，当然不排除《秦公盂》等其它秦铭文。

观《石鼓文》与秦篆的书法（包括结构与笔势）多有相同，所以笔者认为李斯以石鼓文定其秦篆（小篆）的形体及其笔法，是千分可能的。“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损大篆，异同籀文，亦一秦篆……”（见唐·张怀瓘《书断》）。

除小篆的形体外，亦发展了石鼓文的笔法。唐·韦续《墨记》中说：“夫（指李斯）用笔之法，造急逆，后疾下，属笔鵬逝，信之自然，不待重改，如将鱼得水，如泰山兴云，或卷或舒，乍轻乍重，善深思之，如理可见矣。”（此可能为后人评语，

市不仅供参考)。但张怀瓘的“画如铁石，字若飞动”；“李君创法，神思精微，斜为眩眸，乱作骑踪，江海渺漫，山岳嵯峨，长风万里，雪风手飞”的描写，当为其实。汉代蔡邕的《小篆赞》亦有论述云，“受文敏利，排比龙麟。潜若朱纆立垂颖，蕴若虫蛇立螭经，若徒若连，似冰露丝然，凝重下端，而望之，远若鸿鹄群游，错绎连……”这也是秦篆（李斯）的贡献。（见附图22）。

空白以古鼓铸其致。

清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学《石鼓文》而成为篆书大家的，主要有邓石如与吴昌硕。其中又以吴昌硕最有成就。先说邓石如。

邓石如是一位精研传统、兼攻并蓄、力求变新的书法家。他初习秦汉古法，继习二李篆法，博采众长，突破了篆书的“玉箸”积习。他说，余初以少温（即李阳冰）为归，久而审其利病，于是从国山石刻，《天发神讖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升母石阙》致其朴，《五果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申其致，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情。”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出邓石如对传统的博学与精研，而且这些气、朴、神、致、变、情等，亦是他进行篆书创作时所极力追求的形或果与内在美，为他后来篆书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学生鲁世臣也说：“……好《石鼓文》，……临自序，……似知取势，博其积，每日时，横起，研墨盈盘，至夜分尽墨始寝，寒暑不辍，五年篆书成；可见邓石如学习《石鼓文》的勤奋与刻苦了。邓石如在笔法上亦有独到之处，以款识笔法正锋作篆，所书端看纸，如锥划沙。从篆笔作篆，故其形质博大精深，深厚而略见毛糙，不加雕琢，有万年枯藤之致；雄浑无气韵，劲健无力度，有“握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之感，倘道其细察，一横之内，显有六折之变，又打破了历代篆书以光、均、平、滑为美的单调之感，给人一种沉着而丰满，圆浑而挺涩，统一而多变，极富节奏感与力度感，达到了他说的“以我手写我心”的目的。故其篆书风格独特，有“骏马秋风塞北”的意境。（见附图23）。

苦铁以石鼓扬其气。

究而即石如学石鼓有术，苦铁虽昌硕则更见所悟了，人评说晚清诗书画出类拔萃的就是“抱石石鼓”的吴昌硕，他65岁时自记云：“余学篆始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沙孟海在他的《编年丛稿》中说：“篆书，最为先生为世绝品”。读其《石鼓》数十年，早中晚若有意态，若有情势，与时推移，大约中年以后，结法渐离原刻，六十岁左右确立自成面目，七、八十岁更恣肆烂漫，独步一时，……道貌取神，……是‘临气不临形’的。自从《石鼓》发现一千年来，试问有谁写得过先生？沙孟海先生（苦铁的学生）的评论是可信而准确的。吴昌硕确实深得《石鼓文》的笔法，改变了《石鼓文》的形态，汲取了《石鼓文》的神采与气韵，他能看出《石鼓文》的长处与弊端，扬其长，避其短，於临池中，他根据《石鼓文》下端通于小篆，上端通于金文的特点，两端取美，汲取小篆的执笔倚势，将石鼓文的倚势和表，但不取其笔划，从而改变了《石鼓文》的形体。在笔法上，看他的篆书作品，独走酣，逆劲发舒，沉着苍朴，妩媚于奇崛之内，精悍寓圆畅之中，刚柔相济，婉转活通，线条具有阳刚之美。在章法上，除字法错落取势，右低右高，中宫收紧外，从乱头粗服之意态，采用即石如的笔法书写，故精神显露，气息深厚，透出古拙坚苍，“金刚瞋目”、“力士挥拳”之形势。他的篆书，所作线条，是汲取了小篆的优点，笔画纵长与横短的明显对比，表现出一种凝重而又流动的神彩；形体正斜，奇古生姿，汲取了金文的优点，摒弃了《石鼓文》的缺点，因此产生了一种“龙腾凤翥”，多姿多态的神态；运笔峻望间行，力透纸背，奇崛怪状，杂沓笔下，奇古生动，妙奥变幻，除汲取即石如笔法外，又有新意，从而创立自己的风格。总之，苦铁的篆书，表现了石鼓文的神，避免了石鼓文的不足，迴旋于金文、小篆之间，从石鼓文为宗，从而奠定了自己的篆书艺术特色，建构了几千年来从石鼓风姿，神韻算于世的耀眼大旗，为华夏书法艺术史谱写下新的一页。

不仅在书法艺术中，苦铁还将其石鼓笔法用于他的绘画与篆刻，用石鼓

笔法作画，……真气盘旋，一挥而就。……几乎不知写的是画还是书！（沙孟海语）这正与吴昌硕的‘苦铁画气不画形’相符合，可见他的书、印与画，都是重笔气、重神韵的。这正是吴昌硕的独到之处，对后学著启发很大（见附图24）。

从《万鼓生》为宗，临池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而成就最大的莫过于李斯、宋白与苦铁了。他们的成就告诉我们，继承传统，必须弃其不足，扬其所长，兼融兼蓄，化为己有，为形成具有中性特征的笔法风格，不辞辛苦地探索、追求终身（见附图25、26）。

石鼓歌——石鼓书学之奇葩

·57·

石鼓书学，群论者，有张怀瓘的《书断》，新译者，有任兆麟的《石鼓文集释》，张开远的《石鼓文释文》，赵列文的《石鼓文纂释》。音训者，有靖慎的《石鼓文音释》、周存的《校刻石鼓文音释》。考证者，有李中群韵的《石鼓文考》，冯承辉的《石鼓文音训考证》，马衡的《石鼓文为秦刻石考》，罗开锡的《秦刻石考释》。散论者，是无法统计的，其中以郑樵的《通志·金石略》，巩丰之的《升庵短集》较为重要。为石鼓文作歌者，有韩愈、韦应物、苏轼、董其昌、杜甫、梅尧臣、沈一贯、刘友秋、黄辉……。作赋者，有罗曾周伯温等，有为其他歌者，有在别诗作中嵌入者。诗赋词赋，言简意赅，寓意深刻，富有情感，可谓石鼓书学之奇葩。

为了节省篇幅，收录韩愈的《石鼓歌》、苏轼的《石鼓歌》及周伯温的《石鼓赋》三篇，删去译文、分析、点评各部分，供读者从不同角度上进行分析与理解。

《石鼓歌》 唐·韩愈

张生手持石鼓文，	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	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	宣王奋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	诸侯剑佩鸣相磨
搜于岐阳聘雄俊，	万里禽兽皆遮罗
鐫功勒成告万世，	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	拣选撰刻留山河
雨淋日炙野火燎，	鬼物守护烦拘呵
公从何处得此本，	毫发尽备无差讹
辞严义密读难晓，	字体不类隶与蝌

身深岂免有错画
 鸾翔凤翥众仙下
 金绳铁索锁细灶
 随佛编诗不得入
 孔子西行不到秦
 嗟余好古生苦晚
 忆昔初蒙博士微
 故人从军在古稀
 濯冠沐浴皆祭酒
 趋走相逐常畏之
 君谓太庙比部郎
 圣恩若许留太学
 观经鸿都尚填咽
 刻苔剔藓露节角
 大厦河檐与覆盖
 中朝大官老子事
 牧童敲火牛砺角
 日销月铄就埋没
 羲之俗书趁姿媚
 继用八代身战栗
 方今太平日无事
 安能以此尚编列
 石鼓之歎止于此

快剑斫断生蛟鼉
 珊瑚碧树交枝柯
 古鼎跃水龙腾梭
 二雅编造无垂蛟
 倚抚星宿遣羲娥
 对此涕泪双滂沱
 其始改称元和
 为书度量掘白科
 如此至宝存岂多
 十鼓只载数骆驼
 光焰岂止百倍过
 诸生讲解得切磋
 坐见举国来奔波
 安置妥贴平不颇
 经乃久远期天倪
 谗言惑众徒媿媿
 唯复着手为摩挲
 六经西顾空咤哦
 数纸尚可博白鵝
 无人收拾理则那
 柄用儒术崇丘轲
 愿惜辨口如悬河
 呜呼吾意其摧挫

《石鼓歌》

宋·苏轼

癸丑月岁在田
 归闻石鼓今见之
 鉅观初以指画社
 端公好古生已迟
 强寻偏旁推点画
 我辈既攻马亦同
 古器纵横犹识鼎
 模糊半已隐瘢胝
 娟娟缺月隐云霄
 漂流百战偶然存
 上追轩轸相唯诺
 忆昔周宣歌鸿雁
 斥乱人方思至贤
 东征徐庶闕雄虎
 象骨柴臂贡猿鹿
 遂因鼓鼙思将帅
 何人作颂比嵩高
 勤劳至今不称伐
 欲寻年岁无甲乙
 自从周衰更七国
 扫除诗书诵法华

我初从政见鲁叟
 文字郁律蛟蛇走
 欲读嗟如箝在口
 我今况又百年后
 时得一二遗八九
 其鱼鼉鬣曾五柳
 众星错落仅名斗
 读曲犹能辨跟肘
 濯濯嘉禾秀稂莠
 独立千秋谁与友
 下蟠冰泉同毂毂
 当时籀文变蝌蚪
 中兴天为生耆耆
 时伏犬戎随指顾
 方吕朕翩翩圭面
 望为耆岳矚矚矚
 万古斯文并岿峩
 文武未远犹忠厚
 望有名字记雕篆
 竟使秦人有九有
 投老俎豆陈粢黍

當年何人怯祖龍
登山刻石頌功烈
皆云皇帝巡四國
六種既已委灰土
傳聞九鼎論泗上
秦君縱欲窮人力
是時石鼓何處避
興亡百變物自閑
細思物理生嘆息

上蔡公子牽黃狗
后者無繼前無偶
秦火強暴數黔首
此鼓亦當遭出格
欲使千夫沉水取
神物又不污秦垢
无乃天一合鬼守
富貴一朝名不朽
人生安得如汝壽

石鼓賦

元·虞伯溫

我東既同者	車攻五組東也	其魚魴盜者	吉日之燕喜也
明堂受朝	岐邑耕藉	百里無塵	四海一秋
天戈魔目	凝云不流	勒駿對於石鼓	講冰鎮於岐周
異銅仙立可辨	空迴首於萬牛	法皇頌五妙画	鍊小雅之變風
其形不一者	因外質之自然	其數盡於十者	表治極而功揚
在戰國	蒸秦而稻晦者	柳真存這其污辱	后兩漢六朝而
不泯沒者	必神物為之守护	世紀茫	显於李唐
滿有其苦	連宋寧和斯遷於梁	金人焚沒	遂归朔方。

附 图 目 录

- ① . ————— 石鼓及其石鼓文
- ② ————— 吾車鼓文
- ③ — ——— 登車鼓文
- ④ ——— ——— 田車鼓文
- ⑤ ——— ——— 泃殿鼓文
- ⑥ ——— ——— 需雨鼓文
- ⑦ ——— ——— 馬荐鼓文
- ⑧ ——— ——— 吾人鼓文
- ⑨ ——— ——— 作原鼓文(临写件)
- ⑩ ——— ——— 吾水鼓文
- ⑪ ——— ——— 而师鼓文
- ⑫ ——— ——— 哭秦·石鼓文(计13页)
- ⑬ ——— ——— 字、女、好笔势变化示意图
- ⑭ ——— ——— 石鼓文与毛公鼎文比较
- ⑮ ——— ——— 铜器铭刻文字与石鼓文字比较
- ⑯ ——— ——— 石鼓文与籀文比较
- ⑰ ——— ——— 石鼓文与小篆比较(相同部分共5页)
- ⑱ ——— ——— 石鼓文与小篆比较(笔势不同部分)

-
- ⑭ ————— 有明显偏旁的石鼓文字一覽表(共6頁)
- ⑮ ————— 沂醴鼓文原刻筆法(參見附圖五一)
- ⑯ ——— — 作原鼓文原刻筆法
- ⑰ ——— — 李斯作《泰山刻石》(局部)
- ⑱ ——— — 邓石如篆书
- ⑳ ——— — 吳昌碩篆书
- ㉑ ——— — 王福庵临石鼓文(共2頁)

附圖之四

石鼓文・田車鼓

樂	其	薰	德	左	田
執	其	子	戎	駿	車
而	然	子	世	奮	子
三	然	栗	陟	奮	車
及	大	震	宮	司	鑒
五		震	車	駿	新
栗	山	雉	其	驢	馬
樂	各	免	廟	驢	馬
樂	亞	其	考	德	四
君		廟	弓	乙	罪
子		弓	步	陳	既
道	吳	督	及	于	觴

附圖之五：石鼓文·游鼓鼓

可	游	子	泉	止	游
乙	游	鯨	泉	君	鯨
泉	游	子	鯨	子	游
止	游	鯨	鯨	游	游
魚	其	其	其	止	魚
楊	鯨	鯨	鯨	鯨	鯨
多	魚	子	子	子	魚
柳	可	魚	鯨	鯨	鯨
	魚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附圖之六 石鼓文·靈雨鼓

才	或		汧	孟	
多	陰		陂	沫	
止	或	自	泊	濟	焚
其	陽	廟	泊	濟	鼎
其	枝	徒	薄	君	用
其	深	駟	薄	子	
鼓	乙	湯		即	
其		湯		走	
其	可	產	舛	走	糝
	于	月	月	馬	走
	水	乙	田	馬	通
	一	作	隸	糝	通

附圖之七 石鼓文·馬荐鼓

𠂔

其

一

止

𠂔

𠂔

𠂔

𠂔

江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雉

𠂔

附用之八 石鼓文。吾人鼓

天 人 泰 西 朝 夕 朝
多 龜 多 化 而 萌 朝 自 朝 化

其 會

歸

其 執 東 逢 中 大 祝 子
禾 其 禾 子 會 會 會 會

是

子

附圖之十

石鼓文。吾水鼓

不	群	類	留	喜	遷
余	群	蕭	留	壺	川
	公	駟	駟	鼎	既
	謬	也		里	潛
	大	不	遷	禾	遷
			其	子	獲
金	左	周	弘	既	
支	駟	遷	寧	乎	
如	駟	駟	日	遷	
	駟	駟	隹		
	駟	駟	丙	既	
害	駟	駟	鳴	止	

附圖之十一 石鼓文·而師鼓

王	具	信		
始	來	纓	滔	
			滔	
古		具	是	
我		可	新	
來	樂	來		而師
	天子			
	來		乙	
		其	左	弓
		鳳	驂	夫
嗣	尖	不	具	子
		蓬	司	栗

先秦·石鼓文

(生輝本 缺字用中規本和後勁本補)



[illegible]

趙事既畢遊禹跡
思賢之即遊即時

同遊事既好遊馬
應遠其來久次遊

既學君子道，
欲其懷其志。

於忠肅公遺事
卷之四

本行自茲
外股乃不
皮車則

遊歐其詩其來趣
殆理愈之君子與

李氏無庸書

李氏人神其口森 反口出各亞口吳

李氏勿射多反 建君子通樂

口堅車卒秋自



子。頤。岸。夫。以。象。其。
 闢。大。辨。魁。往。驪。子。
 度。窮。屬。韓。者。車。競。
 來。來。往。者。章。讓。澤。
 程。陰。歸。歸。歸。歸。歸。歸。

多賢連禽遊龍允

畢

於此而流遠濟盛

滿濟世于即涉焉

流洲服海後都丹

自連自事扶岐焉



出望一猶減道留藥
世核其機櫛櫛囑
丘築其先象報厚
蘇蘇一可盡答
而即知子庚
左一酒是難不



趙水就趙趙趙

于趙既止表街則

里天子承五世

丙申是趙趙

趙水就趙趙





石鼓文

石鼓文

石鼓文

石鼓文

石鼓文

石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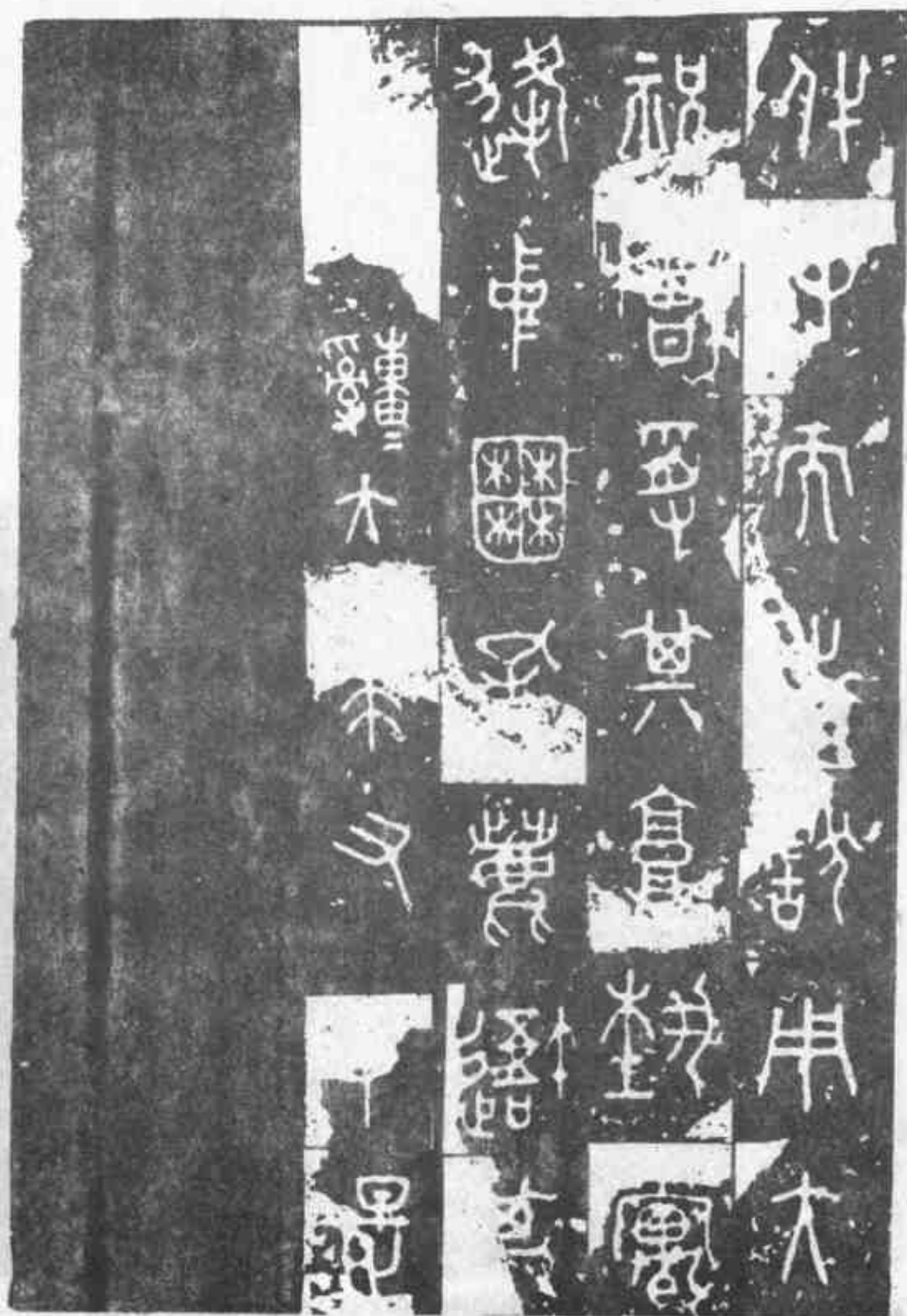
代門出此數用大

祝官受其書號為

建十國承光通第

口縣大車又口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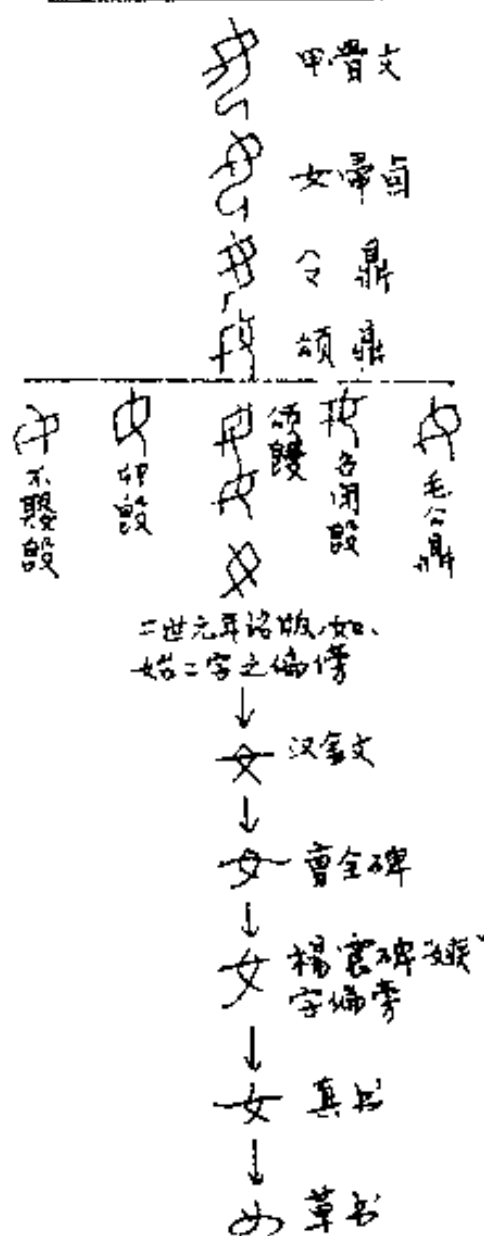
一確紅土石神文



附圖之十三

子、女、好字筆勢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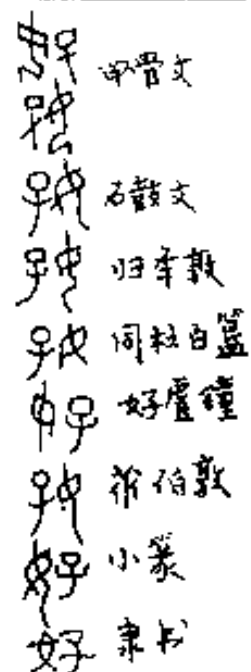
“女”字筆勢的转变



“子”字筆勢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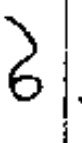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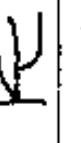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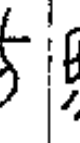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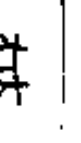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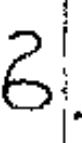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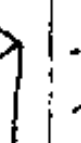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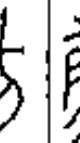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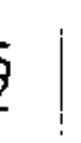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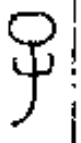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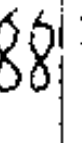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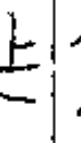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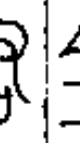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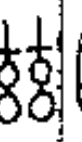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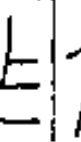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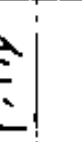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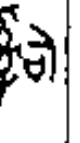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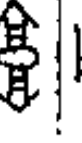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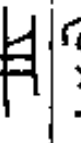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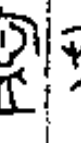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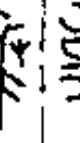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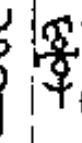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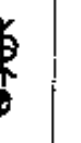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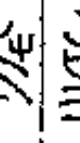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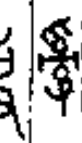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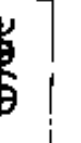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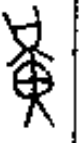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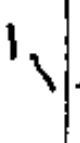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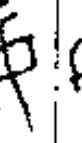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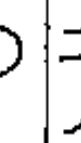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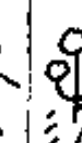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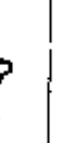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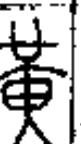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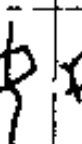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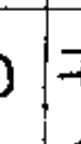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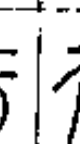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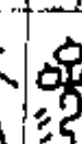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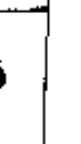


“好”字筆勢的转变



附圖之十四

石鼓文与毛公鼎文比较

例字	我	自	是	以	土	人	方	魚	車
毛公鼎									
石鼓文									
	公	子	出	茲	作	大	君	金	
毛公鼎									
石鼓文									
	諾	卅	辟	享	用	宇	花	事	
毛公鼎									
石鼓文									
毛公鼎									
石鼓文									

銅器銘刻文字與石鼓文字比較

[illegible]

附圖之十七 ①

石鼓文与小篆比较(相同部分)

車	車	車	工	工	工	馬	馬	馬	同	同	同	駝	駝	駝
君	君	君	子	子	子	速	速	速	求	求	求	弓	弓	弓
時	時	時	政	政	政	特	特	特	來	來	來	既	既	既
時	時	時	大	大	大	朴	樸	樸	蜀	蜀	蜀	又	又	又
帛	帛	帛	黃	黃	黃	孔	孔	孔	可	可	可	及	及	及
田	田	田	勒	勒	勒	監	監	監	簡	簡	簡	左	左	左
于	于	于	世	世	世	宮	宮	宮	出	出	出	各	各	各
勿	勿	勿	樂	樂	樂	璽	璽	璽	碩	碩	碩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矢	矢	矢	章	章	章	如	如	如	濕	濕	濕
多	多	多	賢	賢	賢	兒	兒	兒	雨	雨	雨	泊	泊	泊
月	月	月	里	里	里	不	不	不	具	具	具	滔	滔	滔
天	天	天	王	王	王	禽	禽	禽	異	異	異	濟	濟	濟

附圖之七七—②

石鼓文与小篆比较(相同部分)

流	瀛	瀛	舫	舫	或	或	陽	陽	深	溪	溪
水	水	水	一	一	方	方	森	森	獸	獸	獸
樹	樹	樹	日	日	五	五	師	師	古	古	古
走	走	走	立	立	內	內	多	多	公	公	公
謂	謂	謂	余	余	人	人	敬	敬	北	北	北
代	代	代	用	用	祝	祝	富	富	曾	曾	曾
吳	吳	吳	女	女	母	母	其	其	永	永	永
嘉	嘉	嘉	禽	禽	平	平	心	心	虹	虹	虹
湯	湯	湯	遠	遠	癸	癸	遠	遠	徒	徒	徒
形	形	形	執	執	癸	癸	遠	遠	汗	汗	汗
殿	殿	殿	洲	洲	魚	魚	河	河	絲	絲	絲
氏	氏	氏	胡	胡	佳	佳	楊	楊	安	安	安

石鼓文与小篆比较(相同部分)

[illegible]





附圖十七—⑤

附圖之十九 — ①

有明显偏旁的石鼓文字一覽表

偏旁	石 鼓 文 集 字	说 明
乚	𠂔	𠂔，見作𠂔鼓
亻	𠂔 𠂔	人：見吳人鼓 代：見吳人鼓
阝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𠂔車，𠂔車，𠂔𠂔 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
𠂔	𠂔	𠂔：𠂔車鼓。
𠂔	𠂔	𠂔：見吾車鼓，𠂔車
言	𠂔	𠂔：𠂔水鼓。
𠂔	𠂔 𠂔	𠂔：見𠂔車鼓 𠂔：見吾水鼓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𠂔車鼓，𠂔𠂔 𠂔：𠂔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𠂔𠂔

附圖之十九 — ②

偏旁	石鼓文集字	說 (釋文. 出處) 明
大 口 口	大 天 夫 𠂔 可 𠂔 鳴 是 𠂔 𠂔 𠂔	大：見吳人鼓；天：見而師鼓；𠂔：耒耜鼓。 可：所鼓鼓；𠂔：吾車鼓；鳴：而而鼓；是：而師鼓；公：吾水鼓；石：吾水鼓；吳：吳人鼓。𠂔：吳人鼓。
彳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耒耜鼓；𠂔：而而鼓；𠂔：作原鼓；𠂔：作原鼓。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耒耜鼓；𠂔：作原鼓；𠂔：吳人鼓；𠂔：耒耜鼓。
女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女：吾水鼓；母：吾水鼓；如：耒耜鼓；始：而而好；好：吾車。
子	𠂔 𠂔	子：孔：田車鼓。(同出現7次。)
𠂔	𠂔 𠂔	𠂔：耒耜鼓；𠂔：所鼓鼓。
𠂔	𠂔 𠂔	同：吾車鼓；用：吳人鼓。
巾	𠂔 𠂔	𠂔：所鼓鼓；𠂔：全前。
𠂔	𠂔 𠂔	𠂔：耒耜鼓；𠂔：田車鼓。

附圖之十九 — ③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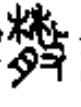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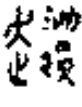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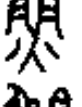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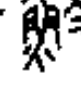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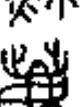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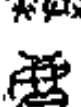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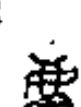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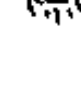
附圖之十九 — ④

偏旁	石鼓文集字	說	明
方	方 舫 膚 燔 輝	方：密雨鼓；	舫：金前，
灃	灃 田車鼓。	祥：吾車鼓。	
雙	雙：吾車鼓；	為：下原鼓。	
庶	庶：田車鼓(附)。	庶：河原鼓。	
敬	敬：吳人數；	敬：密雨鼓。	
鼓	鼓：馬荐鼓。	鼓：吾小鼓。	
朴	朴：吾車鼓；	楊柳：河原鼓。	
木	木：田車鼓；	極：密雨鼓。	
	美：棧、櫓、樹：叫作原鼓。		
心	心：馬荐鼓；	憐：吳人數。	
戈	我：作原鼓；	戎：田車鼓。	
	戎：作原鼓(附)。		
日	日：作原鼓；	時：吾車鼓。	
	吳：田車鼓；	昱：吾小鼓。	
貝	賢：臺車鼓；	賢：吾車鼓。	
	遺：吾車鼓。		
久	歐：吾車鼓；	秋：摩車鼓。	

附圖之十九 — ⑤

偏旁	石鼓文集字	說	明
牛 (牝)	特 牝 (此字缺)	特：音車鼓；	將：全前。
目	盲 眚 眚 眚 眚	盲：音車鼓；	眚：全前；
月	眚 眚 眚 (此字授)	眚：音雨鼓；	眚：而師鼓。
尔	眚 眚 眚	眚：音雨鼓；	眚：而師鼓。
金	金 金 金	眚：音雨鼓；	眚：而師鼓。
虎	金 金 金	眚：音雨鼓；	眚：而師鼓。
虫	金 金 金	眚：音雨鼓；	眚：而師鼓。
竹	金 金 金	眚：音雨鼓；	眚：而師鼓。
皿	金 金 金	眚：音雨鼓；	眚：而師鼓。
舟	金 金 金	眚：音雨鼓；	眚：而師鼓。

附圖之十九 — ⑥

偏旁	石鼓文集字	說 明
走 久 豕 車 魚	                   	走： 走： 吾車鼓 久： 久： 吾車鼓 豕： 豕： 吾車鼓 車： 車： 吾車鼓 魚： 魚： 吾車鼓
鹿 其 既 之 (止)	              	而： 而： 吾車鼓 而： 而： 吾車鼓 而： 而： 吾車鼓 而： 而： 吾車鼓 而： 而： 吾車鼓
		既： 見者共出現九次。 之(止)： 見者共出現七次。

石鼓文·汧殽鼓（原刻章法）

附圖二十

止 佳 蠶 鯉 黃 帛 止 鯉 汧
 佳 鯉 汧 其 帛 鯉 汧 鯉 汧
 楊 佳 鯉 其 其 鯉 又 鯉 汧
 多 鯉 其 子 鯉 其 鯉 止 汧
 柳 可 鯉 其 又 鯉 其 君 汧
 己 佳 鯉 其 王 汧 子 汧
 美 可 止 又 鯉 汧 汧

汧殽汧，丞皮潭淵
 鯉鯉處之君子漁
 之漁又並其游獵
 帛魚鯉其籃氏鮮
 黃帛其鯉又鯉又
 鯉其謂孔庶嚮之
 蠶注：蠶其魚唯何
 佳鯉佳鯉可以出
 之佳楊及柳

附圖之二十一

石鼓文·作原鼓(原刻章法)

吾 鑿 象 亞 柳 樂 微 葛 除 導 敵
導 所 策 柳 杜 域 象 帥 徒 止
言 輝 其 鼻 械 道 世 友 我 纒
登 驛 季 鳴 其 居 里 阿 詞 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	盤	为	亚	櫟	微	草	除	道	獻
日	道	所	箸	櫟	名	为	艸	遠	作
	二	游	其	鳴	迺	卅	皮	我	原
	日	仇	华		迺	里	阪	霸	作
	樹				罍				

附圖之二十二

李斯書：秦泰山刻石（局部）



武 屬 岍 音
 武 屬 岍 音
 武 屬 岍 音
 武 屬 岍 音
 武 屬 岍 音
 武 屬 岍 音
 武 屬 岍 音
 武 屬 岍 音

文王見目尚讚

宛白山人

平 先 木 半
 平 先 木 半
 平 先 木 半
 平 先 木 半
 平 先 木 半
 平 先 木 半
 平 先 木 半
 平 先 木 半

大舜幾千厥贊

皖水鄰石如

水哉陵兮五葉流轉輝環
 龜陰轉紫霄兮因賜爵爵
 其馬言念君甲溫其如王
 其柳屋臥謝心出甲壯甲
 其繼在步驕驕是中驕驕
 驕龍盾止合鑒乙續軌言
 君甲溫其在此方何爲期
 然繼念止陵和甲率執戟
 鐸蒙伐司郊肅肅鏤度交
 二弓林閑綿騰言念君甲
 寢載興厥良久德德音錄
 水哉轉三章

此詩在西三兮
 而無其時
 此詩在西三兮
 而無其時

清吳昌碩以石鼓文筆意景詩小成三章

附圖之二十四 吳昌碩篆書

附圖之二十五 王福庵臨石鼓文一①

[illegible]

插图



笔画的提捺·粗细变化(笔形)

插图

𡗗

𡗗

𡗗

插图

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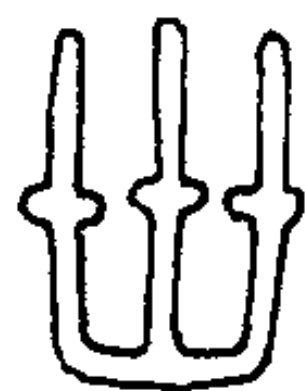
景

景

景

景

描图



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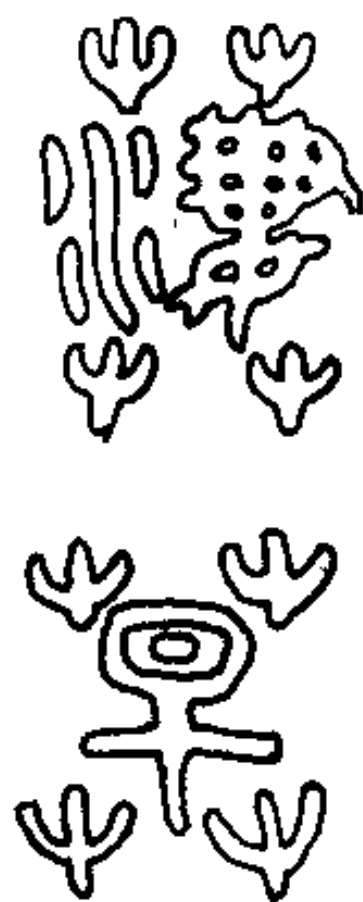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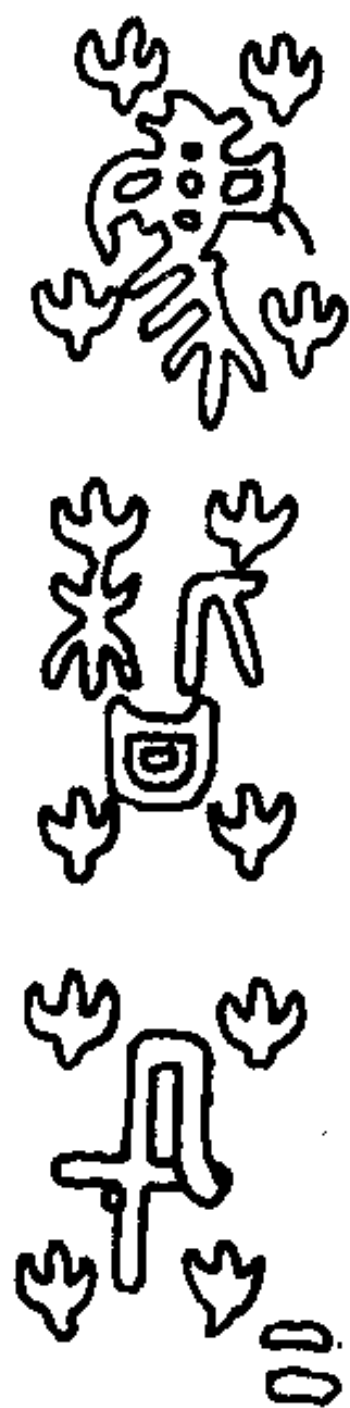
哥
夔
音

(合文)

插图



插图



四个“中”字的字

插图



插图



鳴

謝

本書的文字與圖片，參考或复制於以下先生的著作，現特別名鳴謝。

郭沫若，于省吾，唐蘭，洪披云，陳初生，沙孟海，周志高，程廣清，吳惠霖，金學智，竇 苔，穆厚天，潘振允等。

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及楊真春先生，許東映同志為本書的出版問世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特表誠摯的謝意。

—編著者 郭 恒

一九八八年七月一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篆书的辨识与写法

作者 =

页数 = 62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V s s 号 = 67587887